

剡源集卷第十五

元 戴表元 撰

墓誌

安陽胡氏考妣墓誌銘

考妣並書非古



大德壬寅歲余來錢塘授徒且五年識安陽胡士謙於中
 書行署恂恂然儒也於是諸公憐余老而加窮薦授之一
 官將行別士謙則方圓其齋衰絰在苦塊之中越再旬介
 友人以其母夫人行述來謁銘且曰今將奉柩歸以明年
 癸卯歲秋某月某日合窆於安陽柴庫村先府君之兆惟
 先府君之死與葬處蓋不忍言幸哀而併銘之按府君諱
 泰字通父胡氏夫人王氏俱彰德安陽人胡氏世長者至

垣按齋音此頁孟
 子趙岐云而齋像
 也校本以齋為句
 似誤

府君父諱仙當金時選充行軍副統壽九十而終生四子
府君於次在三資特粹厚幼好學遂通贍經史居家庭鄉
閭以孝謹聞嘗典掌本郡財賦有貸府君私錢踰期不償
者一不問比其死攜券對几焚之至元十一年以差籍從
軍南伐道遇士卒急難常挺身救護全活者甚眾謂人曰
此輩皆此方良家子弟設不幸不以正命死將何面目見
父母妻子乎十二年守鎮黃州充管軍總管府知事十四
年夏五月司空山等寨賊發劫黃州吏民驚散府君獨誓
死不去仍以義倡其眾力戰拒守少頃賊來益多遇害夫
人父諱聚清慎無餘資夫人當筭爲擇良對得府君壻于
家府君死黃州時長子方十六處益也次子處敬方十三

夫人當盛年以貞節刻苦自勵日夜力鍼紉機杼取其贏
供師資費二孤賴教督皆成人處益今以行署秩滿授從
仕郎淮東淮西道宣慰使司都事處敬浙東勸農司書吏
意天之念之幸而及於官祿得以婆娑壽考酬其前勤而
夫人苦風溼疾以去年辛丑歲十一月三十日死矣嗚呼
茲豈可不爲嗟痛惋慕而慷慨引義節如胡氏考妣者儕
之古烈丈夫烈婦疇不謂宜哉府君年四十四夫人年六
十四孫男二人曰怡曰默孫女三人銘曰
婦義於後夫忠於前嗚呼此安陽胡氏一門二烈之阡尙
百年千年無震無騫

曾君墓誌銘

江西之曾以氏雄者三南豐其甲也有居金谿之眉東山
曰曾君叔翔父其先由南豐徙余遠不及識而讀其狀識
君所從遊師友若周義山吳允文之屬皆東南知名士卽
君之器業淵源風采固可以次論焉君諱一鶚字叔翔父
少亢爽有奇骨曾祖琳祖次點父東山居士洪世以問學
相授居士旣蚤夜勗君于家稍長遣出使縱交聲漸氣摩
靡不通究時方崇進士舉顧於此不得志雖豪傑無以自
振儕輩十五六通顯矣君浮沈其間不倦不憚然性明決
常高持風裁見鄉人過談多面折少容貸及有不能可否
事質成於君是是非非應口剖析聞者犁然而服也母胡
氏卒居士年浸高君承薦寢膳冬夏溫清晨昏起居無違

禮居士壽考令終而季父病奉季父湯藥如居士時事兄
順家事諮而後行撫諸弟友愛有善獎之少不謹警之患
難則扶持之延良師淑二息族子弟有佳質亦糾收之治
家嚴內外而好客恢疎樂易畱連詩酒頽然竟日人莫測
其雅量鄰有急難赴之恐後至賙窮賑乏尤不靳丙子之
潰所在無寧居或相壽張爲鬪君以靜鎮器衣冠細弱依
而全活者不可勝數他日居士葬送車縞素傾村空郭出
纍纍百餘里不啻皆前日受恩客也其閒居不言而教成
無權而惠行往往類古義烈士去家五里所得萬石塘林
壑盤蔚有鶴巢龜峰之日君築室其下扁以龜鶴隨隱義
山諸公嘗爲賦詩甚奇竝溪種梅亦號梅溪翁琴書壺弈

將婆娑以延老。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遂卒。卒之日遠近士大夫知君者舉痛惜之。嗟乎！使翔父君當諸公無恙時，亦策一客，不過循例如是而止。今諸公所成就幾何？叩其顛末，有不忍言。而君生有及於物死無愧於己。詩書滿門，哀榮稱悽，非天道有以伸之而然乎？君前卒以歲除夕得疾，越一月少間，家人以爲喜，忽索筆疏遺言，戒子以不可忘清苦，虧友讓意，及勿以緇黃亂喪禮。凡累十言，又三日而瞑。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先君三年卒。子男二，起東，起南，女二。長適承務郎慶元路台中張與紹，次適倪清孫男五，鏗，鉞，鎮，錡，鏞。女六，長適倪詩，次適陳聖廣，次許適吳相孫，餘尚幼。諸孤以故葬緩。大德六年十一月某日始克窆于里之流光亭。陳夫人祔。銘曰：鶴以羸存，龜不利走。犇予與偕，藏兮今復。奚云昭之，熄潛之獲。旣堅旣謚，維茲幽宅。

吳君墓誌銘

君諱榮，字景榮。吳氏，饒德興建節人。建節之吳，唐末逃黃巢兵，由歙徙美樓，居號樓下。吳家環樓下數里間，至今祠所謂吳尚書，其遠祖也。曾祖俊章，祖次祐，父應辰，贈承務郎。承務公性沖靜，生二子，長安行，以詞賦中甲戌進士科。調信州貴溪尉，次卽君。少警敏，甚母劉夫人尤愛。遂早授勞事，以逸親，而縱其兄使專意文學。家本儒儉，自君爲之，墾殖日增，綱紀日飭，奉養日具。迨於晚年，遂成高門簪裳。

軒駟熙恬往來詩書豆觴談笑辦集悠悠然令人忘死生
之憾興廢之戚才乎哉樓下居皆毀改築柏水柏水者承
務公本生家徐氏巨隴所在也於是君年高經營滋疲諸
人質成徼施者四面而至然平居最急義伯姊難嫁傾其
私裝女甥無依鞠如己息他恤孤撫弱事聞無不爲嘗自
書一編述大意示子孫曰棟宇不必華庇風雨足矣田園
不必多了伏臘足矣賓客不可疎在擇交聲名不可貧在
立己施予不可吝在隨力此其施爲蘊畜之可窺者也年
七十六以大德壬寅秋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正寢卒之日
人哀惜之娶康山許氏子男三長大本次端本早世次建
中爲承務公本生家後女一適同邑蘇濤孫男三長德馨

次德昌次德宏女三長適同邑張詔餘尙幼初貴溪尉仕
成而倦遊間以郡檄起領鄉校講道授業無虛日君又恢
仁山之塾豐禮幣美庖膳以招延名師江鄉稱世家多賓
游文雅好禮者必推仁山居士子弟居其間欣然漸於學
問大本旣精孔氏尙書復授德馨周易曰吾不能以罷舉
廢業也惟嘗誦道書一夕夢神問南斗經中何脫二語耶
明日以質諸所親取刊本校之良是丙子歲危病恍惚見
脩廊廣廈有羽衣人拾刀圭藥授使服之覺而牙頰間猶
隱然丹砂氣疾亦隨愈嗚呼世議之隘士大夫天資高邁
者人人思飛騰高舉脫塵囂機械以爲樂將自不可測邪
癸卯冬十月某日大本將葬君於樂平州公墓塢前事奉

天台主簿程君之狀來丐銘銘曰
劬其功美其宗天不惡其豐淡其居敦其初人不疾其疎
惟茲新岡孝友之藏後百千祀其固其康

楊氏考妣墓誌銘

考妣並書

信弋陽楊君應桂既葬其父府君永年鄉蒲塢尋喪母夫
人張氏又葬密石及是陰陽家胥不以爲吉乃追用治命
改卜於二塋之間得吉將合窆焉書來屬表元銘之始表
元年未三十客於金陵君掾當塗有能名纔長一歲耳間
以部使者檄同考試補太學弟子員一見結兄弟交於時
兩家各奉重親安輿就祿養意氣相顧驩甚闊絕三十年
再來見君鄉州問前事如夢寐憂患病憊憔悴亦具成老

翁于是又相弔以悲銘何可得辭按狀信弋陽之楊由建
徙派出祥符內翰文公府君諱鎔字子成曾祖和祖崧將
仕郎考春迪功郎妣葉氏府君幼警秀不羣比壯信鄉先
生王伯羽學問行藝出諸生徒右迨二子能受書卽擇知
名士爲師而日以一編程所業旣而應桂遂中乙科人爲
府君喜府君曰吾期吾兒不止是也饒信爲江東士大夫
窟藪景定咸淳中湯尙書以耆俊謝禮部以忠鯁徐正言
以隱逸風采聳然臨一時應桂東濡西染出聞珩璜之音
入瞻槃杆之戒不言而成良士至當塗傲僚宿師胥驚怖
詫服以爲少年安得乃爾不知其有所受之也襄師潰當
國者懸高爵誘士士來如麻府君曰是尙可爲乎應桂僅

以文林資調括蒼元僚以歸聚宗戚保衛赭亭山鄉民依
而全活甚眾久之藍山塾闕長儒望歸應桂不得已許赴
之遇是木敢以請府君天資高邁事不可忤而無含怒蓄
怨馭家有法睦族有愛待賓有禮調鄰有義謝禮部之謫
富川交遊畏禍不敢造其戶府君獨持贖遠餞至匯澤語
之曰此陸敬輿忠州註本草時也願自愛禮部歸先寓書
道謝語甚切至晚歲以家政付二子時時飲酒而不至醉
以適性吟詩而不傷評以適意蓋樂天知命忠厚篤實君
子也母夫人之狀曰張氏諱妙靜祖維兩充鄉貢進士舉
父孝友世爲弋陽儒家夫人歸府君相尙勤儉葉夫人性
嚴少假借禮部銘其墓所謂治家中禮者也夫人承迎左

右無違順而正慈而節常舉外家所聞見督二子以虛心
好問自諸老處歸問得一善言爲之喜見顏色府君沒家
遷於鉛山之何田以氣疾竟死何田府君年六十六生嘉
定癸未七月十二日也沒至元戊子三月二十六日夫人
年七十二生嘉定己卯十一月二十日沒至元庚寅十一
月十八日今葬以大德癸卯某月某日子男二長應桂次
應得子女二長適前進士趙嗣惠次適進士游味道孫男
三公審志學宏孫公審早世孫女二長適進士黃進德次
幼曾孫男一愛孫銘曰

既有爲之華孰得而羸其家既有爲之終孰得而涼其躬
惟安惟穆歸茲新卜斲堅書良永闕陰石

游縣丞墓誌銘

志中稱配某氏繼某氏

其文鈔作某
垣振作某
中其科者謂
印中八行科也

君諱子賢字俊伯游氏其先世居建之長平歷漢魏隋唐
官緒不絕詳具族祖文清公似所為譜建亂徙信今為信
上饒人大觀中舉八行有以長子中其科官升朝積封至
中大夫者君七世祖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不仕妣張
氏君幼爽敏讀書一日輒成誦十二三作詩賦驚人尋喪
父孤苦樹立卒以成學教授鄉里養寡母嫁二妹雖環堵
之室困庖屢空而時節設施展敘曲合禮度嘗領鄉貢進
士舉泊上禮部試成均同業及所受教者滔滔先登獨歎
軼不售辛未歲遂用累舉恩授容州文學改迪功郎轉循
職郎調贛州興國主學會文丞相帥贛一見奇君檄主贛

暇文鈔作假
垣振假暇通
用

縣簿贛令倚君辦其縣事俗好訟有墓獄積年不能決一
黠胥一譁儒君承牒詣墓所徵訊得實傳以經律具檮上
府決之聞者相戒毋犯主簿教贛苦淮鹽遠不能致帥委
君度嶺運南鹽至則為鄉人徐經略畱攝新會丞司其征
賦蓋當是時兵事新起官府奔播人無寧懷君佐新會廉
恪慈恕如平時公帑之羨不歸私裝商權苛比減從其寬
邑有譚氏林亭為登臨佳處休暇則與寄公僑士觀風訪
政其間廣破鄉民爭迎致藏免君如慈父君亦以耄辭不
復出矣竝海買田宅婚男嫁女若將為新會民而終焉初
君之由贛入廣也屬長子應梅居守而次子斯道從迨棄
官新會斯道以崖山巡檢前死越一年君亦死女子嫁新

會者與壻相繼皆死十七年應梅始自上饒間關數千里
跋涉物色問厯得君殯於新會瀧水里之坳頭村於是發
土撤茨奉餘骨歸葬上饒某山之原以巡檢衣冠耐兆域
焉人嘗疑科舉士無實材予奪得喪若有鬼神焉戲之君
起衡茅用文墨得一邑佐吏不爲通顯然所就落落出人
意表上饒人能言布衣時淳祐間徐侯爲禮行經界景定
初黃侯蛻招義勇皆君畫策建議臨大事慷慨有馬周張
齊賢之風晚歲流離倉卒身羈家散竟以客死禍福果何
如耶將事出適然而鬼神亦有所不能盡知其情耶聞義
而行知難而退孤老窮蹙僅免兵革天又遺之賢息使遊
魂寓魄歸妥塋廟然則君之於此自可無憾世不必皆知

文鈔清字空

星疑腥祀

君也君嘗種梅於所居南榮稱君者有梅谷之目年七十
五生嘉泰甲子十月卒至元戊寅正月葬以大德某歲月
日配趙氏繼王氏子男二應梅兩請鄉貢進士斯道女二
長壻將仕郎濟南辛衢次故迪功郎新會尉昭平可翁
孫男二長肖龍次肖鶉爲巡檢後曾孫女一銘曰
生爲勞儒死羈客星風瘴霾魂焉薄不如鄉丘安可樂嗣
續展省延遺澤綿百千祀鎮茲宅

故玉林項君墓誌銘

志中稱後妻爲繼室

君諱天覺字希聖項氏徽婺源人項以國氏後葉子孫散
處荆揚間揚之項徽爲盛所居婺源有山曰巉岨峭拔奇
秀聚族負之而廬且累百年至宋紹興中鄉先生利用始

垣按而當作兩

以文學顯有司三上名禮部雖不仕而其甥月湖許公錫
用所受學去爲名卿淳熙中安世父子復發聞於荆而族
相望隱然爲東南華門君曾祖童仕尙書省屬於月湖爲
妹婿祖維寅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從外家學以詩鳴父
一夔累試補太學不幸早世幹辦公亦相繼遷謝雀鼠之
訟驚于家庭君纔七齡二弟襁褓母戴氏夫人跋涉挈攜
以求直于郡縣于臺于部猶未免君年十四一日誦魯論
至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忽蹶然有感曰吾喪吾父喪吾祖
又幾喪吾家非天乎割壤以和毋敗吾溫清誦絃事戴夫
人喜且泣從之自是躬帥二弟承師稟學日記千餘言援
筆爲文俊氣奕煜不肯休未幾母夫人以疾不視家政君

獨持門戶而游其弟於塾當是時徽婺源與饒樂平德興
相犬牙號多明經生如吳君遇龍許君月卿沈君貴瑤李
君睦齊君興龍夢龍之倫皆負場屋重價皆喜從君游每
進士三舍榜出金鈴綵幟霆轟電馳華軒蒼蓋烏集蟻附
項氏塾必在指擬中於是君兄文薦旣登甲戌高第而弟
若子迤邐以次充貢方增創玉林精舍益延師招友聚書
講學魁儒勝士四遠如流而來玉林之西有別墅池臺潔
脩花樹秀蔚幸時節閒暇採芳釣鮮以供觴詠於其間一
時規模風致使人媿媿如欲繪畫君少歷艱險長經離析
精於人情世故華皓康裕似造物者憐其愿而娛之然性
不吝滯見義卽爲遇急張弛尊幼貴賤事無巨細得其一

言而解仇釋憾多矣。戊戌之歲以七袞稱慶。膝下斑斕。綵舞者幾三十人。羣從姻游可千客。君飲酒談笑。應接累日夜不倦。最後夜半。執酌言曰。吾辛苦樹立。偶不墜先業。田園雖薄。足了汝輩耕織。卽死亦不爲不壽。萬萬無恨。因出手抄處置家事條目示子孫。且顧次子之祥。之爲徐氏後者曰。明年今日能復見吾子否乎。心期何所不至。恐天不我與耳。明年及期復爲壽。無恙不越月。疾動。諸子拜醫請藥。君曰。天不我與。醫藥何爲。囑治喪勿用浮屠老子法。言畢而逝。大德己亥十一月某日也。君生於己丑十月某日也。享年七十一。初配同郡張氏。檢校公孫女。生子男淵然。之祥起元德元。繼室康山許氏。生福翁。吳氏生采孫。爲宗。

垣按上用也下再用也似未合下也當衍

人斗南後女一壻番陽教諭徐岱孫男十傳孫良孫蘭孫平孫咸臨德善性善友善文孫擬孫蘭孫爲之祥後孫女二君嘗自卜地於里之五葩塢以故葬緩及是將用甲辰十月某日奉窆前事以鄉貢張君之狀來謁銘銘曰遜也而強約也而康吾觀其人玉雪春陽言行志酬歸藏茲丘嗚呼永世無震無壽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誌銘

取士以明經設科垂二千年其法詳記誦精傳註使人崇本勤業不虛爲浮藻而已王荆文公行新經義始命舉子昉對策依題爲文多者遂至汎濫累百千言嗚呼取士明經授題限晷刻倉卒至累千百言而求上不畔先王之教

垣揭既而下當
有脫文刻源翁
他作謀扁和精
察不應有此半
略之筆也。又
按此志銘也不
應後稱按志
上既云狀君行

來求銘則志字
似宜作狀方合

與老師宿儒相傳之說下不失有司之程度豈不甚勞且
難哉余來江東聞饒士徐君志禹未弱冠以尚書應鄉貢
進士舉入院日未晡不點膏已篇滿成文復紆餘思拓別
紙縱筆滔滔成篇同院生仰視交口驚異比揭名君與兄
堯龍聯翩居前行再作者亦冠二榜時饒士以尚書爲額
踰萬計充貢者纔十五人君方妙年逞高才能捷取奇中
如是世所稱賈誼陸士衡何足多慕既而其從子之祥以
君將葬狀君行來求銘按志禹諱子鄧字志禹徐氏饒德
興人徐之世出伯翳傳偃王以慈棄國民爲立祠龍丘依
而居者代不乏顯人唐季有成避亂黃頓子盤游學于饒
因家焉是爲君七世祖曾祖允武祖次陳迪功郎循州長

樂尉父公著迪功郎致仕闕東軒數十楹以琴書娛閒自
號東軒翁君少聰穎其學尚書以鄉先輩舒君成大余君
木爲師宗人節甫爲友閭塾櫛比書燈熒熒君雄其間鄉
舉之歲在乙卯人謂明年南宮試乘銳可平掇旣不售益
自刻厲曰天將徐之以大吾成乎先是東軒翁以好客聞
鄉里之客有器識能文章者往往聘致結約恐後君繼其
志禮鑒有加如程君顯甲洪君以中平生游從最厚自餘
吳君安行曹君應龍張君應霖方君濤之流以姻以舊朝
熏暮摩久而益親晚歲學成行尊世念疎落而故相集賢
馬公退休于家時時相過訪道德之遺言攷古今之故實
條然非復少年場屋時徐志禹矣所居西偏舊有會文之

齋曰化龍至是增葺改名雨軒嘗謂子弟曰孔孟之道昭如星日學之者可以脩身繕性可以康時濟物秦漢以還異說朋興其慎所習勿爲虛誕蹇淺者所眩庶幾有益於世間其言者知君非科舉士且悟雨軒之云將有所潤澤也君承親孝撫弟友處族嫻和雖不顯融充裕而天與公多男子有田可食有經可傳于世未爲不遇生以戊戌六月某日卒以大德庚子六月某日享年六十三娶張公廷評公孫女子男五大中積中敏中允中高勅中女一適同邑張涇孫女二其墓在里之塘源葬緩有故以甲辰九月某日銘曰

雖衡且角雲族而不澤吾藏吾斲以還于冥漢是之謂真

宅

游鄉貢墓誌銘

志中不曰再娶某氏而曰繼某氏

余至信州之明年於是上饒游叔大旣踰嶺返其先人新會府君之殯且葬而屬之銘余旣哀而銘之越二年叔大卒其子又亟俾銘焉嗚呼余之不腆其審能信然於游氏父子之間乎按游氏之譜遠自漢魏隋唐以來不乏顯者五代避建亂徙信大觀中八世祖以子應八行科登朝積官至中大夫詳已具新會府君志江南之族貴進士其法每州率四百人拔其一謂之鄉貢信多詞賦以詞賦充貢爲尤難新會府君起清門挾俊能同業旣讓爲先登叔大甫弱冠隨羣授牒輒復得之旗鈴踵門冠蓋屬途州閭以

爲榮然叔大資嚴重不切切於卑近之獲早卽從徐巖爲陸氏之學者游於時湯文昌黃台州皆以顯官領祠象山寒鑽暑研頗見條貫遂歸築室於翁山之陽自號翁山翁癸酉歲以舉首再貢于鄉將試禮部遭所生父喪不行而舉罷矣初科目士厭詞賦雕篆無益故試之明日加試論一道又明日加對策三道以觀其真才試者殊不能竝焉叔大自爲童時舉筆已崢嶸驚人迨於成立諸大家不惜禮幣聘致以爲賓師楷則雅善教誘欲學卽授以捷法聽受者無畱難晚涉憂患家事日落僮粥因賴以羸給嘗有推轂爲婺源校官者辭不赴惟爲郡博士一出當其計會兵燬後殿廡舍次藉之一新新會府君之入南也叔大居

守而弟斯道從隔絕十七年不得達乃刳心鉅形忌飢渴瘴潦數千里而求之則皆已死發哭踊擗如喪得二藪於瀧水坳頭村負骨以歸士大夫聞其事者舉爲詩文以感歎嗟傷之叔大於人惻慼直多忤少合而人矜其情不爲怨宗姻交友遇有所疑必來詢謀燕游談會經酣史藁琴怡弈暢恢恢然通儒達士也喜爲詩以邢居實之名名其集曰呻吟叔大諱應梅字叔大曾祖諱曰新祖諱敏父新會丞諱子賢先娶余氏繼周氏子男二長肖龍有雋質先一年卒次詹爲弟嵯山巡檢後子女二適余烈周某皆業儒孫男一隆弟孫女一生辛丑四月十五日卒大德乙巳二月十八日年六十四臨絕不囑家事諸孤奉其教居

喪不用俚俗禮十一月某日葬謝郭銘曰
生無悔於身死無愧於親吁嗟乎斯人斯人

剡源集卷第十五

剡源集卷第十六

墓誌

吳孺人江氏墓誌銘

元 戴表元 撰

大德丙午歲之季冬余將發上饒有儒生吳自徽婺源不
遠數百里來請銘問其葬大母孺人江氏也讀其狀壻浮
梁文學掾操君茂之爲也余以禮辭不可則據所受狀爲
之辭孺人諱秀字靜貞江氏世居徽婺源之虎溪其先有
諱雲者仕至銀青光祿大夫五世而至參議公振於孺人
爲曾祖參議生三友舉進士於孺人爲祖進士生一龍於
孺人爲父虎溪之上二十里有山曰冲峰嶒嶒峭厲盤繞

而爲村下有大族吳居之江吳世爲婚姻家初孺人之大
母汪氏送女于吳識帥厲公之子克珍字賢翁於稚年語
其內子齊曰是兒碩貌寡言重遲不戲異日必受成福吾
孫女一甚愛擇於他族多矣必嫁是兒媒者曰然卜者曰
祥而孺人亦歸于吳孺人性沈毅聞義卽從其始至親饋
之次姑誨之曰吾家閨闈以柔順爲法柔故能持剛順故
能處逆爾謹識之自是於吳氏之門承親相夫接族馭隸
一準其軌以至白首嗣主家政吳之上下內外無不悅喜
惟訓飭子婦則嚴不可犯歲時節朔有進新衣者曰吾適
體足矣文繡非所愛也有獻美味者曰多殺而傷慈亟食
以易疾不若蔬食之安也晚歲貲算益豐不以爲意遇窮

乏必思施貸里中多阻溪漲創杠梁以濟涉者尤重儒業
文士詣門朝夕爲親視饌膳有加禮坐聞諸孫諷書聲喜
津津出眉間或躬攜棗栗以示勸賞每歎曰吾吳氏積善
者累葉矣天不違人必有以詩書顯其在茲乎辛丑九月
十八日以疾竟卒年七十五子男二應楊應樵女二孫男
五璫瑋環璨斑孫女四曾孫男一頤女一葬緩有故丙午
十月某日始窆里之善原銘曰
蘭幽而薰玉韞而氛吁嗟賢柔作則吳門後有君子尙攷
斯文

單君範墓誌銘

吾剡源有爲明經之學者單氏諱庚金字君範君範初與

余俱以詞賦行州里間有微名既一再不得志於貢舉卽去而他遊庚午秋予在錢塘叨太學薦送兩浙漕運使者亦以君範名聞明年春予成進士君範竟守母喪居廬迨甲戌歲始來就南省別試所乃見黜免於是遂歸隱剡源晦溪山中者三十年日夜取古聖賢經傳遺言洗濯磨治家無贏餘口不道營殖面不帶憂慍飲水茹蔬客至開門清言款接忌倦蓋真以德義自給者而予解棄官守攜持老稚晚方徙依君範同鄉而居每見之未嘗不內愧也君範卒且葬其孤函裏父所著書及事狀來徵銘按單氏之籍自婺遷明奉化凡三枝居湖山枝稱會稽理曹掾德旗居下郝枝稱鄉貢進士淵而晦溪枝稱君範曾祖光喆祖

大年父欽字崇道世醇儒君範知讀書崇道公輟衣食用以供其師妣龔氏尤賢明游學資費取之簪珥無吝惜其書已脫藁有春秋三傳集說分紀五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羊傳穀梁傳以來諸家之異同定於一書後學得以依據又解春秋正經題爲春秋傳說集略者十二卷又讀論語去取諸儒本題爲增集論語說約者若干卷雜著五七言詩擬古樂府題爲晦溪處士餘力藁者又若干卷嗟夫君範惟無利祿得喪於心故能善其道全其身若令得一下士之秩碌碌驅馳塵土中終復何所成就令居產能致千金裝孰與清素傳子孫之爲安然君範性謙曠非若他人能商略利害爲避就往往大山長谷故家遺

俗風聲氣澤陶寫停積而致然乎生己亥十一月十九日卒大德九年乙巳十月二十四日壽六十七娶鄞縣西山吳氏子男二涵池孫女二素心如心以十一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葬嵯縣忠節鄉葛竹山之原兆穴手自銓製蓋於地理家亦臻其奧矣銘曰
大山嶙嶙長流沄沄是爲晦溪明經處士之墳百世之下寧無智者勿躡其石勿翦其櫟

趙君理墓誌銘

君諱與葺字君理趙氏明奉化人趙之先皆汴出逃靖康亂始南來而君爲燕懿王德昭十世孫曾祖伯璣宋通奉大夫妣王氏碩人祖師簡朝奉大夫知澧州兄弟凡五人

俱擢進士科貴顯里人號其居五桂堂妣陳氏宜人父希耘從事郎嵯縣丞妣史氏孺人君生而貧長而兵其持家瞻親以犁鉏筆硯余識君當十三四時清羸秀削不類貴家子得錢卽置書研獵奇異廣蓄精取每見必有扣詰審閱幽宏奧妙若有鬼神授之者一日訪其講廬不遇遇諸郊途問何適曰聞二十里外社廟有古碑往尋之果然得以證某誤也因喜不自禁嘗示一文戲以少史漢氣明日復示笑云較漢史氣何如其苦心慧悟非尋常才子所及而善生殖世墓在州東白水村買山及陸地開田堰水課僮丁某所種禾菽某所種棗栗高卑位置具合繩度然平時卷帙不離手初未嘗見其喜爲農圃事也三十復一出

遊吳時僚才士舉慕與之遊以病歸竟死白水村不娶無
嗣以其兄之幼子衰經主喪遂葬世墓旁而弟與聲來乞
銘嗚呼余實村居厚君而忍銘君乎而忍不銘君乎君所
爲雜詩文散落僅存者若干卷於氏族有姓源於州里有
鄞城志於字書有汗策於謚法有謚譜於古今有聖賢羣
輔錄生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大德丁酉七月十三日
年三十四銘曰
生之奇曷不益其羸成之疾曷不舒其逸郭門之東有桂
叢叢有麓隆隆聯城異宮祖孫是從

陳府君功父墓誌銘

明奉化之陳有自閩來者開族於海陰海陰後名忠義鄉

而陳以文章科目遂爲鄉大家余弱冠客錢塘姑蘇卽及
從之遊一門羣從東觚西絜左觶右璫軒軒然而趨嫋嫋
然而休也功父君在昆弟間獨談諧脫略若不屑意時好
者余甚異之功父君諱晟伯字功父一字止善曾祖諱聰
謀故不仕祖諱師稷善詞賦嘗試進士舉不售去試武舉
絕倫又不售輒歸而問道於鄉先生楊文元舒文靖沈端
憲之門里閭推尊爲儀範壽八十三以子貴爲宣義郎致
仕贈朝散郎父諱育孫韜潛篤厚繡衣公卽其伯氏一出
仕亟爲當途所知用麾馳節奔不暇私顧因盡任其畱事
闔廣廈幾千堵瞻同堂數百指娛適朝散公無虧容每曰
仕者養志居者養體其爲孝一也斥餘資倡義於族黨至

今歲時序拜樽俎猶守其遺意晚歲以恩補迪功郎致仕
 功父君幼習孫吳書有祖風疎財好義用父道歲丙寅以
 有階註銓調隆興軍使轉承信郎辟殿前都統司幹辦公
 事右司梅公應發一見奇待舉任使制詞有借逕發
 劓之獎至甲戌多事急材超轉武節郎將有授任而府罷
 矣築一區於所居山之左榜之曰東塾耕舍日求異人
 客與之講駐形鍊氣之說亦以其術拯人疾患時驗雖重
 費不計惜既而慕龍虎山清妙徒步往謁尋受其山中師
 號以歸晨蔬夕脯午飲三行不至醉曰吾飯用清獻酒用
 康節法也迪功舊刊解氏義居圖教戒子姪君繼其為求
 施者紛然性篤孝母病不解衣扶掖者數月父病有加焉

子男五署名祇
 四人非脫去一人
 名即五字有祝

垣按礼報記大
 夫附于士注附
 讀為祔乃祭名
 与合葬義別

應作三八此刻誤
 入

既歿躬負土合葬事畢益厭塵濁有長往不返意以大德
 九年乙巳八月十日竟卒生乙亥九月三十日年六十七
 夫人趙氏諱與康燕邸諸孫先卒二十六年子男五紹憲
 紹恕紹俞紹昇紹俞為仲弟後女一適汪恢春孫男二宜
 宣於是君所自卜壽藏在耕舍西巳山之原紹憲等將用
 某年某月某日葬其兆併附趙夫人而介世好來請銘銘
 曰

曰獨而獨曰羣而羣不離其人曰左而左曰右而右不失
 其我林木之蒼然風谷之琅然縹緲翩翩歸來乎茲阡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誌銘

嗚呼我伯妣袁氏三夫人之譜由奉化城西管山居鄞

書本生母為伯
妣而不改外大
父故稱

城南世遠不能詳其始所僅可知者外曾大父諱珏外大
父諱伯顯皆不仕夫人歸我伯考拙道居士府君時家方
貧政出祖妣鄭夫人持綜嚴急居士府君惟豁達好飲酒
寸絲勺米心籌手量然後經用猶時時闕絕又多生育初
得女曰鳳娘嫁同里連山王之禮長男表正次沂次慶孫
次表元沂以後鮎埼謝氏姑而表元以後仲父伯妣夫人
慈甚見人窮窶忘己之乏必予之乃已常被遣出治南山
下龍潭村別業村中媪嫗聞夫人來懽忻服役至有所須
不言而如約用此生理少振然累日重竟悒悒以病歸卒
于家乙卯歲九月七日也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
十時新遭祖考府君憂坊郭廬舍不能數堵大喪在堂小

喪在戶仲父負重衰力貧以其歲權殯夫人張山下陳園
旁以待他日得地而遷焉表元生年在十二越十四年入
太學又二年成進士又二年仕建康又二年自建康歸累
徙遂定居剡源榆林家始極貧何暇議遷葬事又七年居
士府君卒葬榆林中枝山可以合祔而有所礙不得遷又
十七年仕信州又五年自信州歸於是表元年已六十三
扶僮往謁陳園之殯不得封樹蕩析耕犁侵之麥芄芃然
幾無以容拜展為之心震神悸竊自痛念先大父勤勞多
艱生無以奉一日之養死又不得中壽所遺諸孤同氣時
零丁天折無至五十者獨表元移承旁宗偶幸未死荒塋
車寄沈綿五紀以吾世能念之尚不免棄捐荆杞如是存

机校本一作機
垣机与几通作
机非

如屬疏事遠何所不至且吾年向老早暮不可知而貧勢未止不得尚以力薄爲解居之東北有山曰紹地近始愛而蓄之亦既卜吉規以爲壽藏於專葬無所礙乃以大德十一年丁未十二月二十三日啟殯陳園奉遷而西二十九日改窆紹地中壠壬穴丙向趨迎稠重環衛秀密望居士府君中枝之麓冠襟而屏机也古者子不敢銘其親懼以愛溢稱表元銘伯妣夫人以舒幽懷以期永久銘曰生爲勞母而不及承一日之養死爲慈婦而不得與同穴之藏日吉辰良作茲新岡凡我剡源子孫其謹勿忘

故道錄章公墓誌銘

章居實法師在錢塘西太乙時余以授徒餘閒常相周旋

垣按氏疑民之
祀已見札記

見其黃冠羽衣而耽章逢之趣淡賢之別去數年當大德乙巳其徒走狀來江東言居實以去年十月十日解化於西太乙宮矣某月某日將窆洞霄山中敢請銘余知師銘何辭按狀師諱氏字居實章氏台黃巖人章之世多達者至師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德不仕幼敏悟總角入鄉校有奇名歲戊辰侍父來杭居紛華之場而讀書一室端疑如愚人己巳春竹宮繙經往遊觀焉儀止脩雅應對開爽眾目爲屬時大滌諸老咸在遂攜以入山一山郎公專意育教十八歲爲道士命禮四世孫李某爲師至元戊寅擢西湖崇眞觀上座兼書記辛巳充元學脩撰西太乙宮焚脩丙戌轉台州路道錄以一山公委寄之重不赴庚寅進

元學提舉住持龍德通仙宮元真丙申提點佑聖觀事固辭之繼爲凝神齋高士兼住持元洞觀大德改元提點元妙觀戊戌充西太乙宮提點知宮復辭明年正月游被是命辭不獲始就職十一月授杭州路道錄辛丑陞提點知宮力丐仍本職壬寅拜壘書護持師內飭風裁外接光塵所居而理所施而悅初西太乙之失其廬也道侶栖栖然僑寄湖側偏隘單寒有不堪之色一山公與其嗣逸峰楊公相繼極力補綴漸見端緒師承其後必欲改爲以成先志相攸其宜凡杭之中外遠近靡不涉歷乃得一區於楊氏之廢圃面勢而原麓稱卜吉而龜筮叶要成而書契備於是發摶節所餘之緒哀材役工心計身督忌寢食而爲

之未期年庫舍齋堂丈室卽成而師以勞勩致疾然猶不自悔隆寒盛暑蹒跚木叢几架間曰命之脩短天也西宮吾家世事不可不竟性通豁與人交無城府在元妙元妙之人惜其去在杭錄麗罰者自以爲不寃將迎之需應貸如已責簡文移省勾追代期未滿而退人高其勇故事餞行有彩帳師以沽譽無益卻不受事一山公三十年驅馳艱險無倦容丁亥入覲宣勤尤至一山公仙遊與逸峰之喪營奉如禮在通仙建層閣闢公帑翼俠廡宏外門在元洞則巨構一切鼎新之錢塘使客中都官往來如麻師未嘗褻與之覲初若不可干久而彌敬酬應稍空騷儒韻士絃奔觴詠瀟瀟然清事起矣世人言仙不可學以爲去人

道遠故求之茫茫以余觀之古之名能爲仙者其人必皆
孝弟清明忠厚然後得之去人道殆甚近觀師之爲人子
孫爲人師長爲人交友一一無憾使爲仙者不絕於世非
師輩其誰宜師將化命左右掖以坐知舊問疾有灑泣者
張目視之曰死生如寒暑晝夜何戚爲復就枕遂化嘗名
修真之居曰耕隱人稱耕隱翁號明素真沖妙法師生於
甲寅十一月二十三日及是年五十一爲之嗣者吳貴德
胡仁方水丘浩然等也銘曰
以道爲樊以氣爲馭其形甚勞而心甚豫天日之陽雲庭
霧臺師乎庶幾冥冥去來

康濟甫墓誌銘

番陽康濟甫卒旣敢附于新興鄉查句源祖塋之旁及是
將別卜窆而其孫吉州教授彥博奉族前鄉貢進士南龍
之狀來請銘曰吾康氏之世出衛侯封有邯鄲太守誼集
衛侯以來至宋初幾百世者爲京兆譜陶穀學士爲序其
徙汴可稱者曰澄唐大理少卿曰保裔宋彰信節度見吉
州太守觀所集爲開封譜濟甫之生在浙亦由京兆徙有
曰翼晉左將軍吳興司馬十世至義誠唐太子舍人密州
司馬密州之 子子元以通易老莊侍讀後乃徙宗正卿
事具密州墓志及唐書儒學傳子元之曾孫克遭巢寇亂
避地黃墩因僑居浮梁之曲溪卒遂葬曲溪其子新家祁
門武溪四世有守榮析居板石板石距武溪十里許又四

世至澹軒府君景傑登紹興丁丑乙科調忠南教受桂陽
令年未七十以奉議郎致仕始居番陽是於濟甫爲高祖
曾祖勝干祖必和父震之俱不仕濟甫諱燊字濟甫資性
靜慎敬事重親無家庭之過撫弟妹有恩浹宗姻有禮交
鄰曲有道從祖茶陵主簿必厚禮部進士夢薦以鄉先生
教學嘗往受業詞藻記覽爲同輩推許然試場屋輒不利
濟甫一無沮容浮沈觴詠陶寫圖史充然若它有所獲者
生平足不履官府中更徭役峩冠博帶與塵土相持終其
身家敝猶招師好客不少廢有司採能名檄授徽州紫陽
正不赴郡校延爲耆儒吉月必黽勉一至焉所居南榮樹
橘成林里人稱之爲橘林先生生乙未三月二日大德癸

卯嬰風脾疾明年三月一日遂卒年七十有八明年十一
月某日祔查句又二年丁未某月某日窆某鄉某塢娶李
氏子男二朝瑞朝賢女一適進士胡安榮孫男五彥博彥
才護孫月孫圖孫女孫三曾孫男四洙泗沂泰余不及識
濟甫而嘉鄉貢之文教授之請知其世之多賢而教行于
子孫也乃爲之銘曰
維橘不遷鬱而成林後有聞康叔之風而訊其牒者雖去
之百世其獨無心噫嘻乎斯今

故瀏陽教授李君墓誌銘

君諱夢登字仲實李氏越餘姚人餘姚之李白遠祖唐相
國紳帥越遷其籍至君曾祖潤迪功郎祖章承務郎皆跼

鄂相承父碩以太學詞賦高選中壬戌進士鼎科仕至從政郎台州教授早卒母黃氏安吉州歸安令申女也從政初壻黃卽授館其宗歸安見從政有成甚喜旣不幸而君與伯氏午發髻亂能斬斬刻厲孤露中已愛期之以爲李氏之不亾庶其在此當是時東南士大夫席聲望憑膏澤以官學相薰李黃又餘姚高門語少俊者必齒二孤然常小試捷大試卒不偶年遷歲移而舉罷不及售矣至元丙子鄉校燬帥鄉人新之於是提學趙公孟至聞其才檄充徽州月泉山長不赴郡別駕溫公廷玉行縣訪遺佚得君薦于浙東部使者部使者核覆得實移有司上名中書行署授明學正明於餘姚爲鄰州明之儒先如內翰淡寧王

公猶無恙聞君之來動色相慶內翰卽從政仕台時員外司馬也君虛心事賢直躬贊長肅客合羣有蔽通之有忤調之有危掖之儀門書閣禮殿論堂齋廡諸役有煩任之錢穀會計有籍公之寮案憤訟如潰河而庠校賴君不廢郡遂以學事委君主攝旣而秩滿扁舟賦歸蒔花樹木爲休閒之計所居之室曰雲心竝西一軒曰帶經客至瀹茶清言銜盃浩歌類古之樂天知命者大德丁未孟春有命授瀏陽州教授五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正寢生甲辰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六十四娶趙氏先二十年卒子男二長文龍早世次德麟女五長許適孫氏餘尙幼孫男三昌孫昇孫昺孫女三余之生長君十月爲同甲嘗入太學於君

垣按解疑斛之
祀

家世爲同舍比來明同游相好觀公謹重鎮暢疎財急義
未嘗無思齊之想君平生以門戶丘壟爲重旣幸脫民板
襲儒蔭戒子孫勿輕舉動慈水之招提曰金仙與祖塋相
望捐田租三十斛以奉香火族故稀少歲時會集必盡歡
洽有不給者亦瞻周之嗚呼賢哉德麟將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君某山之原而請銘銘曰
嬰幼者皓塵勞清素幸完而歸以面禰祖英英新丘龜從
筮良勿震驚之視此銘章

樓府君墓誌銘

志中稱後妻曰繼室

士之間居有能以家世積累自重而不繫於榮名勢祿者
吾聞諸鄉井得一人焉曰樓君與夫君諱師默與夫字也

樓此誤漫

樓之籍在明奉化忠義鄉自十一世祖銀青光祿大夫茂
邨始奉化之壤本爲鄞鄞沒改名奉化而鄞別爲縣銀青
從自吳當唐季佐吳越王爲鎮海節度往來駐屯二縣間
誥詞有公忠奉職信義脩身之褒晚歲愛奉化鄞陽鄉山
水卜築而居之鄉人感其惠死廟食於鄞之橫溪至今而
鄉名遂易爲忠義蓋取誥詞云曾祖先哲祖紀父奎皆不
及仕君世業儒天性恭儉慈孝尤樂於施予里中有鬪訟
者正色語以枉直往往愧止治生無鈎距餘暇歌酒自娛
賓朋故舊過門從容燕款人人得其歡心齒髮衰暮翛然
如欲脫去世俗機械遇山林物外雲笈雪屐之客意相投
而色相喻也一日命家人曰吾死期至矣汝曹勉之時大

德甲辰五月三日明日遂不起生以丁酉十一月二十二日壽六十八娶董氏先二十三年卒繼室陸氏子男二復翁全翁女二於是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鄞豐樂鶩東之原而來乞銘銘曰

孰有能分宗累百祀而不替其家之人也意行而不躐道隱而無華悠悠乎其又何嗟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此篇以雲峯先生集校然異同處多謬改也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婺源考水胡公卒聞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若遠外學士大夫皆嗟歎失聲以悲其門人弟子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考次公平生言德用古隱君子私謚例尊稱之為孝善先生公之世本

垣按黃堯圃先生本志將原集異同字校錄於上因之誠謬不後錄其可存校者

義一作翼

仲一作伸垣按以上兩字仍從黃本錄

出江南李氏金陵圍急逃來寄姓為胡因籍焉其子昌義遂以明經中科九世至國子司業仲與同郡汪內翰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左二寶者也弟侃亦著書有棣華集存于家自是又三世徙考水居婺源郭東集賢里者以學行推擇為鄉校正諱允濟於公為王父四世有通五經尤精易撰史纂者易簡居士諱師夔於公為父一門十餘葉緇素相傳故微之他胡雖多而獨考水之宗號明經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遠少孤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聞居士所授易學刻意揆述日玩一爻至七日則通玩六爻循環習之無窮白首以為常亦以此教其徒當貢舉法行徽士橐楮筆起山林出與四方英俊爭進

子下原集有
曰字

趨往往高捷鄉國每三歲上公名成均有司不足以知公
至輒聞罷乃徑歸閉門養志以自樂然慕從之遊者遐邇
如歸餐華茹實人人去為良儒嘗曰乾專言善坤兼言善
不善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尤以不
逮養為終身憾春秋朔望拜祀像涕泗不能已塋壠親躬
拜掃老不避勞人謂年彌高而慕彌淡者於公見之噫公
誠可為孝善也已年六十時忽語諸子吾筋力覺衰遊人
間世當可餘十稔顧吾本懷常在考水念之不能一飯忘
吾死汝輩必葬我考水高倉至是臨訣復屬諸子我家明
經胡氏子孫汝輩幸力學積善毋辱我享年七十有二諸
子以丙申秋九月十七日葬公高倉太守涿鹿翟侯大書

原集無胡公二
字并四孫名則
得之。以下有其
鄉先生方使君
回八字

孝善先生胡公之墓娶魚氏子男三炳文煥文燦文女一
孫男四念祖進祖光祖德祖女四於是炳文以前進士程
君龍江君靄胡君次焱之狀與議來丐銘銘曰
燕其獨轟其伏既安既穆是為孝善之卜

張允甫墓誌銘

往時江南以太學養士至累千人業六經若詞賦者雖不
特置博士而常往來通洩之然詞賦獨多其數常不與六
經等於獨多之中業之而精者自閩浙江湘嶺蜀諸生甲
乙可一二數開慶己未歲混試補弟子員吳門張允甫與
焉又明年春自外舍試中優等升內舍為太學詞賦第一
於是聲譽陡起允甫又謙粹修重凡同業無不慕與之游

而先生長者尤相敬厚自是十年再試中國子監舉又試
中平等奏名遂自內舍升行上舍事爲諸生長貳領裏日
夕解褐賜官而太學廢允甫恬然無得喪意談笑浮沈里
巷又二十年而終始余於允甫同業中年輩差晚每堂廡
間望見儀觀整整私心歎想自失旣先竊一科去癸酉秋
被檄考校兩浙進士同寮陳文林方叔爲余言允甫賢行
甚詳尤恨前時不得數數相從也及余晚自金陵歸鄞文
林亦自合肥趨杭竟託孥允甫家允甫優廩廩之文林病
死允甫醫藥殯窆如私喪文林蓋疇昔太學閩士所與同
業尤相敬厚之一也余愈益慕允甫有氣誼真能不負生
死緩急如此欲終與之游而其子觀以狀來謁銘允甫以

垣按嘗言與贊同
見漢司馬相如
傳

至元癸巳冬十二月四日死矣嗟乎傷哉按其狀允甫初
名公顯避諱改士元曾祖彥琦朝奉郎祖仲父孝德迪功
郎世爲平江常熟橫涇望族允甫之季年始徙居杭死遂
葬杭南高峰下麥嶺橫涇之居初纔中產迪功君單傳承
家性坦疎無鉤距嘗業不營而裕允甫遵用其道加豁達
好施與平居一衣不輕服一膳不過滄至移於師友饋謝
閭里賑貸學校營繕驩如也事親孝內舍奏名時迪功君
見之喜曰吾教子無憾矣尋執喪服闋卽不汲汲進取以
母陳氏年耄謁假歸養旣乃艱關跋步扶持風雪中得股
膝筋寒疾天陰晦輒發動良苦他日杭居有火警盡棄積
貯急掖母行止與俱如初無苦者人以爲至誠之助無幾

何疾復作。竟劇劇且絕。獨力億訣。母囑治。斂必以儒服。年五十有九。葬以甲午某月某日子。男一觀也。銘曰：不為之鬻。亦莫疵吾玉。不為之趨。亦莫跌吾車。其豐吾存也。吾發其餘。其潔吾歸也。吾復其初。噫嘻吁乎。後百年。年尚勿震吾幽貞之居。

李思宣墓誌銘

此志中云初娶某氏後娶某氏則得之

君諱洙字思宣。李氏饒浮梁人。浮梁李世為江南明經。高科聞家。贈朝奉大夫諱詡者。君曾大父也。太中大夫刺諭。制四蜀。改刺潭。安撫湖南。以寶謨閣學士致仕。特進諡忠靖。諱遇龍者。君大父也。奉議郎刺信。嘗入知大宗正丞。今以老屏居于家。名雷初者。君父也。宗正公初娶某氏。後娶

一本校論字疑
此垣按論當作
渝。本巴國漢
為巴郡之江州
縣隋改渝州即
今重慶府也下

刺潭六地名可見
四蜀之疑西蜀之
祀

朱氏封孺人。敷文閣學士天官卿諱猗孫之女。而君妣也。君生之四年。以特進遺表恩。授將仕郎。又五年。以覃恩。循資擬轉修職郎。又九年。始冠。又三年。授室新安康氏。又二年。生次男樂父。又四年。當至元甲午。以薦上江浙中書行。署板授饒學正。又四年。考滿詣吏部。格當注州教授。垂仕矣。明年死。燕逆旅中。大德己亥秋七月五日也。年止三十五。前死。託其友貴溪張君時舉。必歸我骨。浮梁葬。必築亭。曰存亭。豫自書存亭記。孟子修身俟命。不貳。而歸於張先生。存順沒寧之義。凡二百餘言。皆有條貫。既自寬釋。冀病少愈。亦可慰吾親。使知非如他人。輕生徒死者。以捐其憂。嗚呼傷哉。始君白垂髻。而目厭朱紫。耳熟珎瑀。稍長。連貴。

嘗一本校作皆
作皆是

婚兩家所與賓游談論皆天下大人長者豈屑躁意名祿
憫親年高欲代門戶事勢不得自逸故盤薄遠出然不意
竟至於此殆真有所謂命邪死之明年春二月君之喪至
自燕城衣冠士大夫識與不識嘗為出涕又二年壬寅冬
某月某日葬浮梁某山下存亭在焉銘曰
生不盡其躬死不沒其名去兮霆騫歸而飈奔斯人也殆
庶乎存存

剡源集卷第十六

剡源集卷第十七

元 戴表元 撰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東昌莘宋氏有為信州推官者嘯感咸而謂其僚剡源戴表
元曰吾宗之先耶人也耶今為東平府吾宗之居東平陽
穀十八都獅子堂其西北曰石佛堂者葬域在焉金之季
年兵燬漂搖士大夫家莫能知有譜牒世次而宋氏之可
聞者斷自吾祖嘗為軍千戶千戶府君娶東昌莘姬氏生
吾父府君後娶莘孫氏因居莘為莘人初千戶府君昆弟
五人同時死其四惟號五公者在五子傳一子承陽穀之

婚兩家所與賓游談論皆天下大人長者豈屑躁意名祿
憫親年高欲代門戶事勢不得自逸故盤薄遠出然不意
竟至於此殆真有所謂命邪死之明年春二月君之喪至
自燕城衣冠士大夫識與不識嘗爲出涕又二年壬寅冬
某月某日葬浮梁某山下存亭在焉銘曰
生不盡其躬死不沒其名去兮寔騫歸而飈奔斯人也殆
庶乎存存

當一本校作皆
作皆是

剡源集卷第十六

元 戴表元 撰

剡源集卷第十七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咸

東昌莘宋氏有爲信州推官者嘯蹙而謂其僚剡源戴表
元曰吾宗之先郚人也郚今爲東平府吾宗之居東平陽
穀十八都獅子堂其西北曰石佛堂者葬域在焉金之季
年兵燬漂搖士大夫家莫能知有譜牒世次而宋氏之可
聞者斷自吾祖嘗爲軍千戶千戶府君娶東昌莘姬氏生
吾父府君後娶莘孫氏因居莘爲莘人初千戶府君昆弟
五人同時死其四惟號五公者在五子傳一子承陽穀之

業千戶府君亦死葬陽穀死三月而吾父始生姬夫人抱遺孤居陽穀兩年會難作徙莘姬之父母憐吾家單子又不可託數數欲奪志改適吾祖母誓死守節者十四年乃以病死莘而歸葬陽穀吾父府君生長莘性溫恭悃愨無機穽莘人至今稱其行生庚辰四月八日死戊午四月二日年三十九死之歲吾母孫夫人年纔三十六襲姑之化卻鉛澤服素縞以嚴儉持家終其身雖比鄰無故少游接而鄉閭姻族歲時慶弔無闕禮吾賴教育微倖成立至元十六年以尙用監史值進俘寶隨監長忻都廷見蒙賜白金爐合等器五十兩吾母見之喜曰此汝家先世遺慶汝何以及此宜自愛十七年勞調充征東行中書省掾尋改

充江淮行中書省掾二十五年調承事郎鎮江金壇尹滿再調徽祁門尹吾母皆及就祿養凡蒞官行事朝夜警督備至馭下慈臧獲有過譴逐必痛責子婦使復還中外毋敢犯教年七十四死祁門生癸未七月三日死大德丙申十一月十七日臨訣呼諸子前曰我起艱窶至今日死不恨惟爾祖墓在陽穀爾父遺體寄葬莘城北恐散遠不得展省以爲念汝等豈能訓吾言乎言訖而瞑祁門歸吾不孝不獲亟遵吾母言姑藁殯吾母揚州以俟後歸今信府秩且復滿年加髦衰如有不可待及於大故將何以見吾母地下既卜吉於莘城西三里新張保將用大德某歲某月日陽穀遷祖考千戶府君祖妣姬夫人之窆併奉莘地

揚州考妣合葬惟宋氏存亾繼絕實憑二妣婦節母範苟
 延丞嘗為衣冠家誠不忍遺負先德按士禮子孫追榮其
 親得植墓表刻石器子宜為文辭以慰吾志表元辭不獲
 命謹實錄底裏鐫載琬剡揭之壟上使人知夫世之為善
 無不報而幽閨窮巷孀嫠寡弱服勞秉節於冥冥之中者
 天必憐其貞苦榮之以賢子孫使之康強壽頤而享食其
 效於以旌孝思勸厚俗非曰褒飾而已推官父諱衡母孫
 氏諱妙貞推官名彧弟仲某早世季彬推官之子萬里彬
 之子萬鈞萬美宦學蓋方興未艾云

徐使君墓表

信上饒徐公卒於員郎二千石既葬其縣之石橋鄉南徐

垣按願疑作願

大塘塢者三十七年而墓碑不立承學之士以為公名蹟
 在史冊行業在鄉閭誠不待是而顯著然愈遠亦恐墜逸
 無以異精觀瞻昭永久乃相與來諗于剡源戴表元頗有以
 紀之按徐氏世緒遠出偃王居信者尤多顯人公諱子卿
 字奇仲少穎悟日誦數千言族父忠公元杰每曰是子必
 亢吾宗嘉熙丁酉遂以詞賦魁鄉貢戊戌試禮部中進士
 科人為公喜公曰時方以此取士吾不得不爾耳授迪功
 郎隆昌與南昌尉尉治左有南州高士塚荆蕪沒人一日命
 薙去築思賢亭以見志轉運使何君處久傾蓋器重檄攝
 郡文學尋檄分司撫州小事許專決州苦和糴斛面及田
 宅稅契錢為民害立罷之再檄瑞陽如在撫考滿未謁選

會趙信父視師江上欲屈公而淮西總領所辟監鳳臺酒庫因赴其聘而兼贊趙公墓府當是時軍興事煩公年少入預籌畫出理鞭算精采獵獵諸公間用趙公薦特差充兩浙轉運使司準備差遣榮王府奪民田公斷歸民田王怒語侵使林使公改斷公曰吾職可削筆不可改也輦下供億重歲入不足以支樽節出納字漕計本末一書示來者癸丑春以考舉及格改官授臨川民喜見顏色問是吾分司公耶至則興學立黃勉齋先生祠清版曹宿負覈經界隱籍邑以大治有殺人委于隍者吏執王應亨奴主七人鍛鍊誣服公白郡改鞠殺人者常平司都吏馮汝能也事聞轉一官舊例試院未揭名許健者疾足報捷以邀厚

犒乙卯秋舉禁卒與馬營爭其利致閉郡守主兵官不能制且亂公單車往諭咸聽命廣縣廨創蓮華漏建相業堂成皆自爲記包樞密聞其政謂人曰江西五十餘縣臨川第一丁巳除尙書檢閱官書擬右司文字初立朝感激欲言事輒劄人乞建儲不報戊午出通判平江改嘉興守挾同袍爲執政傲愎甚公極力規正不可則以監州不職自劾守爲斂戢悉卻俸外無名事例作一杯水亭暇日獻詠其間愉如也除太常寺丞就守嘉興命下丁母憂去家食不通貴人書疏婆娑東山下自號東山翁文酒耕漁相娛數年以疾卒生壬申八月四日卒甲子八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三曾祖功懋妣王氏祖思聰妣陳氏父質通直郎

兩浙轉運使司主管文字妣張氏贈安人配華氏通直郎
建寧嘉禾令君女性端淑儉恪佐公居官無紛華意公盛
年思退贊其決盡義嘉興歸相張安人喪盡禮公疾侍藥
盡勞卒持制盡哀通直公在堂華通直亦老迎致相驩養
盡誠宗姻鄉黨急乏賙貸盡惠既貴不忌蠶桑常夜績課
兒誦書教盡方生壬午三月二十六日卒至正壬辰十二
月丁酉以遺命葬鄭塢距公墓八百舉武而近子男三忠
甫歷上饒南城建平三尉有能名次迪吉登仕郎出爲外
家後先卒次志甫以軍功補官垂換授州教授卒女道韞
適池州教授管茂孫男二拱辰徽州教授次宿老女二曾
孫男若干女若干公平生爲文有體裁自舉子時聲撼場

屋及宦學東西師友益廣如袁廣微兄弟湯伯紀父子徐
景悅蔡仲節諸公俱以剛介廉靜見交在淮西暮年增餉
額十一萬有奇奏減磨勘十一年恥自陳併他賞皆不敘
呂節使文德舉親民卻不受在兩浙吳謝二相賢公爭致
門下兩辭之在右司當宁顧輔臣稱信有三徐可進用指
公與忠愍公之子直諒台守宗仁也丁大全貪其功誘公
監察御史且囑以林參政彈文公曰臺官可爲當路私人
乎卽日告假出關去里居服闋有薦于朝予江西一州不
拜予歸班不拜翁祭酒馮舍人皆同年在朝屢道賈平章
意將處之清要以父年八十不可出力辭終父之世不過
朝奉郎賜紫魚服嗚呼科舉法敝久矣敝極則可廢然由

隋唐以至近世。所得名卿材大夫不少。其人必皆沈潛好氣節。疏通知體要。無有自遽然闖茸不振者。而風骨稍高。卽成奇傑。蓋其獲之也。不以求。而以知責之也。不以役。而以禮。故人。人得自持重。而盡其材。余生晚。雖不逮事公。卽公之淵源趣向。皆耳目所睹記。賢者不必以不仕爲高。仕矣。天下共名爲姦邪者。嫉之不可去。天下或名爲姦邪。或名爲忠良者。疑之不可去。至於天下共名爲忠良。可去而亦不苟就焉。若公之落落於吳謝丁賈之間。所向偃蹇。盤旋孤行。直立此。非可徒以科舉士論也。昔者延陵義死。墓有旌題。仲舒貧葬。行路展禮。庸敢竊附二賢之例。揭之壘端。使百世之下。想遺風。談故事者。猶有所考。不亦可乎。

五山陳公墓表

此表中六稱晏某。德某。又德某。

嗚呼。是爲信上饒五山陳先生之墓。公之世本籍玉山。後稍徙上饒沙溪之旁。有五山。公晚居其間。學者因尊稱之爲五山先生焉。方公少年。上饒多名士大夫。徐祭酒父子。韓直院兄弟。諸賢爲領袖。疊山謝氏。城山林氏。藍山張氏。之徒。爲羽翼。風采扇動東南。而公生世家。能以義氣招致。衣冠俎豆。不徹於門。篇章箋翰。日積其席。乙卯秋。尋用詩賦充鄉貢。州人謂一蹴且躡通衢雲遊矣。春官失之。恬不以介意。益廣問學。築室聚書。闢館聘客。笑談步趨。皆有法度。久之。名成行孚。鄉鄰有爭。則聽之。決官府有急。則倚之。助。蓋古之善人君子。布衣韋帶。而尊於王公。重於專城者。

其道類如此也。丙午兵起，始避孔道入溪谷，菱舍相依者至數百家。藥病飯飢，全活甚眾。事定，起領邑校掃燼地，立講廬。於是大會民數，郡博士以儒籍爲憂，託公扶之。聞命不辭，殫勞罄資，凡留連省戶下踰年，迄脫同袍于編氓而歸。會廣信闕長，長廣信州將部使者聞其名，方議薦擢，而公竟還五山，遂終身焉。喜爲詩，有古近體，并雜著若干卷，藏于家。性篤直好義，重然諾，見人善稱誦如己出，及聞其惡，一不挂口。待交游能始終，犯不較，施不伐。由是無絲粟怨嫉於人。美鬚眉，耆年華皓，意行郊塵間，識與不識望之知爲吉德。諱堯龍，字繼臣。曾祖伯運，祖德寧，父良才，世爲儒。娶鄭繼張，皆先公卒。又繼施氏，子男三：公美、舜懋。早世。

次舜清，婺州永康教授。女二，適徽州婺源學正祝廉。次適趙銘，皆鄭出孫。男六：禹疇、禹錫、禹遠、禹範、禹謙。可崇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年八十，生壬午正月八日，卒大德五年九月十日，葬五山西十里雙峰。以其年十二月庚寅，公事親以孝聞，居父喪，治葬極盡力。至是雙峰亦自卜，余之來後，公死纔一年，每臨事接物，興扳援不及之歎。嘗作詩哀傷之。又以事嘗至五山，亦及拜雙峰阡，婆娑松檜，撫問泉石，遺風猶存。顧安得復有斯人乎！而其子孫多善文雅，喜從余游。爰采家乘，訂以鄉邦。公言：揭辭植表雙峰之下，使後來爲者知勸慕云。

徐耕道遷葬碣

歲甲戌乙亥余客金陵四幕文武掾佐浮沈去來以干計
徐君耕道在數中余接之不及稔也爾後三十年來上饒
於君爲鄉始獲知君之家世出處及誦君詞賦蓋上饒之
徐自衢徙而居世黃塘諱元得字耕道曾祖賜迪功郎祖
植禮部進士父華甫自號橘隱翁世以儒素科級自重至
君從兄忠愍公遂爲壬辰進士第一人仕終於大司成冬
官二卿當忠愍公時四方宦學之士無不願登其門君攜
超穎之質入則與二季端友龍圖立大侍郎綢理書疏出
則與趙茂實尙書徐景說祕書輩商略義理及旣不得志
場屋而遊則與揚州李制置江州趙安撫之徒講畫籌策
游倦而歸則與蜀郡楊參預天台葉集賢諸公攷問故實

聲漸氣摩意喻色授不勞而成良器江淮舊稱功名馳驟
之地嘗奉檄築懷遠軍城補進勇副尉升授滁州散祇候
移淮陰文家峰巡檢淮陰尉進保重慶轉進義副尉又剿
廣益盜湘南轉進武校尉又五轉自承信郎至忠翊皆身
犯矢石得之非他書生用空言寄功幕府之比然盤旋曲
拆亦不足盡其才而歲年老矣於是歸傍鄉井旣而避地
于饒德興之宗儒村宗儒有王氏故大家能以禮館穀君
學徒爲之填委會李制置弟宰祁門於德興鄰邑也復招
游祁門爲刊所爲詩詞曰橫塘小草一筆二筆者若干篇
君平生輕財有俸餽卽散以周人之急故晚而益貧三年
不得已遂歸黃塘課子讀書督奴灌畦殊不爲前時意度

閒暇惟與宗族鄉黨相倡和命詩社曰明遠井主鄰社香
林社友又爲刊小草六筆者若干篇癸巳夏感疾至秋加
劇索紙作書別所嘗交往有此行遙指柯山云云數十字
若寓升遊洞天之意書畢而逝十月某日也生庚辰十一
月某日年七十四葬之新卜在祖塋白土山側子男四長
某次某皆早世次某出爲衢官堂宗人後次直謙銘曰
不局於趨亦不失吾儒不急於營亦不害吾生大袖長紳
魁顙豪膺閱此佳城

周府君碣

碣中二稱娶某信某

饒安仁周君諱文清字清之年六十四以至元辛卯二月
十六日卒乙未二月二十七日旣葬于附郭之譚山而石

表未立其孤懼無遠於芻牧持武岡王侯之志來請銘按
志君曾祖諱某祖諱遠父諱志家世循良君早從鄉縉紳
問學恬於進取而訓兒女一以孝悌忠信邑大夫推其賢
尊爲耆宿常禮貌之歲飢荒力勸賑恤人有鬪鬪爲質決
是否皆喻而止安仁路當孔道每觀風問俗之使至納其
雅言民受寬賜晚歲益屏人事灌畦種蔬以自樂號愛圃
翁文士賦詩盈編君不介意頗好西方之書繙誦梵譯若
有淡得者迨婚嫁將畢遂感疾命家人衣周身棺周衣脩
然而逝世之談儒者嘗詆釋氏爲誕其弊也華言雅趨而
少誠慤觀周君之於出處死生之際不近於有恆者邪君
生於戊子六月二十四日先娶李氏繼夏氏俱先卒子男

三宗屋宗懋李出宗允夏出女一嫁支以良孫男三女四
銘曰
吾聞適丘墓道不施哀而哀生嗚呼茲岡吉人之藏其因
其康

剡源集卷第十七

剡源集卷第十八

題

題繆氏族譜

元 戴表元 撰

中世士大夫專尚譜牒以爲宗法廢所賴以攷訂昭穆
而知氏族之所自來惟有此耳然亦有不幸兵燬蕩析漂
寄荒遠併遺故老不可物色者其勢無如之何則往往謹
藏諸心遇官學所歷博問而精覈之萬一或庶幾焉信州
之繆爲儒已久其族聚居上饒靈山之陽謂之繆源今猶
及與沿江機宜諱君珪字振玉者交游江東呼繆作穆不
聞其復爲他音也而信州之俗承襲淺俚乃猶以爲繆戾

官當作宦

之繆至是機宜之族子若鳳教授天台又得合黃巖平陽
長溪之譜其世次由江南之近年上遡戰國以達於魯穆
曰史記孟子書穆通作繆定其望曰瑯邪蘭陵東海而三
郡皆近於魯吾家彥肅祕書又題文譜端辨秦穆公書錄
秦誓蒙毅傳不應罪其殺三良棄百里奚魯穆姜書於春
秋列女傳不宜譏其性慧行亂而皆改從繆戾之謚秦魯
臣子亦不應以惡謚加其所尊謂宜於譜直書穆氏爲合
於古辭嚴義備可以一洗千古之惑覽者其慎詳之

題新刻袁氏孝經說後

右袁正肅公廣微孝經說三卷前一卷已刊在宣州學官
有知州王侍郎附註行於世餘二卷引論語孟子而發者

正獻名燮正肅
名甫文元名簡
文靖名璘端獻
名煥

余未之見也正肅於余爲鄉先生先伯大父雲臺府君託
同甲戌進士第爲通家尊行餘言緒論講問爲多蓋正肅
公之父正獻公叔和學於象山陸文安公正肅公雖不逮
事象山而家庭承襲深有源委豈惟正肅公自洛學東行
諸大儒各以所聞分門授徒晦庵朱文公在閩東萊呂成
公在浙南軒張宣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又皆
各有所授往往散布遠近殊途同歸而象山之傳獨盛於
四明正獻正肅父子若文元楊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質端
獻沈公晦叔其尤著者也正肅公旣貴嘗持江東憲節數
數爲士大夫講象山之說行部之貴溪乃爲象山改創祠
塾故江東之人自正肅公而尊象山之道德益嚴貴溪姜翔

仲之先世故當時講下士大夫一人之數翔仲今又為侍
祠諸生能取家藏是書併刊之塾中可謂鶴鳴而子和之
矣余實不敏區區家世亦有與翔仲同者遂不得讓而繫
名其編末云大德十年丙午歲後正月既望識

題徐可與詩卷

雪窗先生張武子諱良臣自洪徒鄞高才博學妙為詩為
吾鄉渡江以來詩祖凡後生操觚弄翰而有事於篇什者
未有不出其門者也天性清曠不營生業子孫未再世即
棄丘壘廬舍去而它游詩事遂如贅疣有一女嫁上饒徐
氏其子是為忠愍公以進士第一人得名于時忠愍公貴
不知能收恤張氏子孫與否獨嘗見其板刊雪窗詩一編

則出於忠愍公家所為刊雖不多然相去百年江湖名字
寂寞猶賴此得在人目睫耳大德丙午歲余來上饒且四
年訪求忠愍公家猶張氏之於吾鄉而公從子可與名九
齡數數辱以詩見交余讀之波瀾淵淡音節韶美於是不
但喜是邦故家典刑之未墜而吾鄉詩祖氣脈沿接所謂
適空谷者聞足音而欣然非邪

題陸渭南遺文鈔後

怒而嚴

垣按唐有本字博士庚季良是庚之姓也存以俟攷

右陸渭南遺文一帙用王理得本傳鈔帙後有庚饒州繫
譜饒州端士惜放翁所作韓氏南園記無甚諛語而子孫
諱之不載於家集其論厚矣自饒州以下又詆其閱古泉
記及賀平原二子除祕閣等啟以為不當作余蚤聞好事

庚疑庚或唐之

則溢矣
閱古泉記
然座外南園記

者說謂放翁晚歲食貧牽於幼子之累賴以文字取妍韓氏遂得近臣恩數遍官數子此說旣行而凡異時不樂於放翁之進與忌其文辭者同爲一舌以排之至於死且百年同時爭名角進之人亦已俱盡宜有定論而猶未止蓋其事可傷悲者焉渡江以來如放翁可謂問學行義人矣諗其放阨而不傷困窶而能肆不可謂無君子之守就令但如常人之見欲爲身謀爲子孫謀當盛年時知己如麻何待七八十歲之後始媚一戚里權幸而爲之邪雖血氣旣衰聖人不免於戒不可謂世之君子必當然也謂世之君子必當然者其自得亦不厚矣然放翁固有不得辭者窮不能忍仕爲文不能不徇人之求脛眉皓髮屑屑道途之間而曰我意非有它也人誰能諒之哉此編取饒州之意於南園閱古二記存而不去使世人知放翁不絕於韓氏者其語止此其賀除祕閣等啟絕不類本作余於文不敢謂知之若俗雅四六人望而能辯其爲放翁與否也併告理得使刪去云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丞相忠穆呂公以勳業爲渡江名臣而常耽悅文藻云得法於李邦直復初之大父於忠穆爲孫亦承學於放翁非稱其家兒邪近世負官簿者自貴而捐問業之謙名師資者自賤而失守道之高皆不復中原遺俗矣披味此卷令人恍然

題寶葉真

身不待帛而溫名不依權而著此吾所見於源公者也及乎苦心密行憂萬人之失乳而不敢私其形者吾亦不得而知之今乃見其真有古墨氏之風也

題獎孝詩卷後

右獎孝詩一帙騷壇名公獎康彥中公廬墓之孝者也公諱敬字彥中鄧茅山世宦裔也其伯兄萬石君敷奇吾剡源山水購茂林通家張氏山窆乃考迪功郎維翰府君公以成童之年自扶柩至兆旣葬別間泣曰吾不忍遠離吾親也遂獨畱廬墓讀書張氏嘉其孝且俊妻贅之因家茂林爲奉化人今其子姓詵詵門昌資裕孝讓之風藹然爲

鄉族望有由也一日余訪公後安時先生於讀書齋適見是帙讀之慨曰是詩也所謂樹風聲表宅里者也家庭之範在是鄉黨之則在是國之忠臣必有出於是門者矣康氏子孫能寶藏越今而時閱之亦可謂宅心孝讓而尊祖敬宗者矣表元也幸得以稽孝子之世而譜其行庸附名孝子之錄以託於不朽大德十二年仲春望日題

題董彥醇詩後

始余過竹溪董氏舍見諸少年諷書林樾間童冠相錯笙和玉明時兵革新息肩文獻散落私以爲故家遺俗適當然耳越二十年復來前所見子弟皆肄習脩飾威偉丈夫而余年浸倦衰交游益荒爲之驚喜過望有名儒金字彥

醇賦詩一小編閱之則其氣士衡入洛之雋其趣仲宣遊
鄴之暢也於是與之語累晝夜娓娓皆起人意而每及詩
輒求益不置嗟乎士之生患無以爲之家有家矣患無以
爲之徒有徒矣患無以爲之志彥醇內承賢父兄積累之
資外收良師友殫洽之助觚鉛緗素不絕於席衣冠軒蓋
日盈其門所以開彥醇而迫之以必進者不遺餘力此其
志豈小小顧余之不敏何足以慰酬之抑學者之爲詩猶
富貴之求丹然世以爲無丹不必學又以丹爲自成不待
學皆過矣若必待學而成則當捐紛華豢養草衣木食輕
寒暑忘飢渴以求於深山大澤之中萬一或遇其人而得
其法而世累不可盡棄人亦有自能清靜淡薄不出戶庭
而致其人與其書者是蓋有數不可以一概論然亦必其
受道之質去常人遠甚然後可得彥醇之得於天者豐矣
其益修而俟焉。

題趙考成遺事後

益都趙昌甫諱成以國信使屬官隨其父南使事在淳祐
辛丑是時當蔡破蜀潰之後淮漢創殘甫息南事亦甚岌
岌行人玉帛好問往來無虛歲不知趙君等何以拘繫如
此之久也史子申雖非良相然熟於料敵能得人死力又
善置耳目偵候非後來當國者比當由境外結約先有私
許通變事宜及使至而國論異同不得如請展轉遷延伺
報不決它相繼至幸謀不已出置之不以爲意以故畱滯

至於三十六年乎。正使月呂蔑思。偶以中毒死。其餘者十
四人。散處不知存在。而趙君徒寶慶。得及兵至城下。生還
嗚呼。匹夫杯酒。意氣許與。尙一語不忍。負朋輩。而況國事。
握節銜命。如趙君。可以言使臣矣。得一令長。歸見天日。而
死萬萬無恨。功賞厚薄。不足置齒牙也。而兵交。受人使問。
至於三十六年。不得報死者。且盡。而謀國之人。不知此。不
可以爲寒心乎。余不^及識趙君。士大夫多言其諸子。世顯
者。能誦事實於人。以揭其先烈。然則仁者宜有後。趙氏之
澤。殆未可量也。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所翁畫龍。雖近出。真者世不多有。其法當欲畫時。遊戲取
人。縑素用墨。瀾潑有及。有不及。乘快隱隱。數筆龍藏其中
矣。憑陵傲兀。恍惚變滅。蓋君自以寄意爲樂。龍成。傍附題
述。辭翰散朗。與畫相入。真奇物也。世人見其易就。輒亦造
次。擬爲之。不滿一笑。此卷微瀾細靄。瀾漫通幅。前衝後擁。
略具鱗鬣。點染精緻。殆非一時信手之作。姚氏謹藏之。

題坡書歐陽公鴨鵝圖

右草書歐陽公鴨鵝詞一卷。建業翁舜咨得於姑孰。士大
夫家。從來以爲山谷書。漁陽鮮于伯機以爲東坡書。東坡書世
人見者絕少。余嘗見所書秋聲賦。筆法與此略相髣髴。蓋
皆書歐陽公所作。一時師友心相鄉往。風流映帶。自古未
之有也。夏雜者京西人。以名鴨鵝南衙捉伏事。出唐書。南

字不作兩。今人以捉字爲促字之誤，皆非也。

題蜀蘇氏族譜後

人情之望於天者，其爲福不一端，而莫良於有後。然非可以容易言也。蜀蘇文忠公論揚雄之無後，以爲有其名而無實之報，夫揚雄之賢而文非可例以無實斷也。公之論雄如此，決非敢謂我爲安然無愧慊於心，而有所覲於他日者。然其家屏處荒遠，鬱勃幾世，至宮師公始以名字動于京師，不過得一編太常禮書而卒。至文忠公兄弟大科異等，名官美爵，若僅酬之者，然榮華幾何，忌嫉不少，因而連流分竄於蠻煙蜚雨之域，洵洵至身死而未定人，以爲無天道矣。誠不自意時移事換之後，子孫幸而存者，皆以

抄本主你在

家世錄用。其星居他處，譜牒不可詳攷。乃若二公之後，皆嘗守婺而畱居婺者，皆延二公之賞。班班預於天官之籍，余辛未歲主_去太學，聞有六世孫塏，字伯清，方以是時入爲弟子員，而未及接。越三十六年，乃相見于杭，出所敘次昭穆，整整不亂，爲之驚嗟喜詫。當二公之與諸賢得禍也，纍然在機穽之中，想望章蔡威嚴，何敢仰首視死骨未寒，而彼二宗衰微銷滅，言之令人頸縮。嘗見建州章氏家登科題名記，惇雖位至宰相，醜其人，削而不錄。莆田姓蔡士人，書應舉卷首，明稱不係罪人，京下子孫士大夫能不沒其名，則百世之下，它人亦爲之驚嗟喜詫。一辱其身，雖子孫猶知羞而諱之，可不懼哉。伯清疏通有醞籍，少余年數歲。

拳拳以詞章問學自重蓋不愧蘇氏家法云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所藏朱文公遺墨

吳康肅公以清純讜直為江南名臣朱文公銘其墓誰復有異評者今又獲觀文公親書為公所作信疏挽歌二幅彌可珍尙其時士大夫人人愛惜自重不敢棄其身為不肖者不但名義當然亦懼端人正士之不與而或議其後爾嗚呼嚴哉

題貫休畫羅漢

此老禪津詩液流布練素乃作此變幻詼詭相邪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古人臨書臨意不臨形若長短闊狹規規求似強勉而不

自然乃優孟之學孫叔敖耳鄧君臨蘭亭此卷改用小字絕不用舊本而規模法度皆足俊哉

題秦景山遺藁

余嘗愛秦漢以前士大夫慷慨多奇氣為人排難解急而不居其功若魯仲連虞卿張孟談皆是虞卿號能著書書不傳自餘無所著然三人者雖不著書或著而不傳其言議風指猶表見於世也余中歲更涉患難偶幸不死晚始及聞廣陵秦景山之為人景山與余同太學任在後其佐幕淮南嘗畫策全城及論賞優秩輒拂衣不受去竟以貧死曾次賢於人遠甚既而其子弟出遺文相示閱之春容醞籍雍雍然周乎人情而達於世變信乎其為有本之言

哉

題曾道士祖師詩卷

信之爲州東連浙南接閩西達江楚山繇水迤居可以養
真全身出便於馳名遂志故其地常爲高人奇士窟宅余
平生所嘗交游名字班班可按也洎余之來流輩俱盡而
惟溪巖邃谷能從事於神仙世外之學者翛然獨盛爲之
徘徊太息州南有真慶宮當郊關之會而據溪山之要道
士曾法師居之每歲時休沐講肄之際必一往臨眺法師
又氣誼淡古至必綢繆傾盡一日出其祖師無無薛公釣
隱巖公詩編相示讀之有南華鵬鷄之趣薛門鸞鶴之韻
不但葩華搖落之餘以歸根反本爲慰而衣冠故家門祚
荒絕如法師之爲人子孫能揚先譽起遺業尤絕無而僅
有也

題王秀才靈山籤詩

人情之於吉凶避就有不能自決者必決諸龜筮然後行
事雖古聖人皆然後世祀愈瀆卜愈繁乃至筵筭環玦之
屬亦在所取王秀才作靈山籤詩復據易卦爲辭近古哉
題趙幾仲詩編後

趙文昌幾仲自錢塘赴東嘉守時余方在太學緣余仁翁
胡國器交游故亦及造館下文昌以諸王孫奇才高等名
爲詩所與相倡和者劉養厚柴景山爲多二君皆布衣頗
以章句自負仁翁國器終有名宦心不敢與較高下也至

文鈔作略知

的文鈔作嫡

爛斑

余則從旁傳賞歎羨而已。然其音響氣趣未嘗不熟詢而
詳叩之。故於時雖科舉俗學之累多。若詩之古近與廢本
末不可謂不知其概矣。越數年兵火奔播。偶有天幸不死。
俗學於是盡廢。詩亦不足以爲名。近憶舊有從游姓氏。茫
然不知誰在。誰在。來上饒。有閩清趙主簿攜致軒詩一編。
見示讀之。文昌所作也。自唐宋以來。詩之存而傳者。皆其
人手自料。簡或家有賢子孫。能珍鑒之。故不致冗雜散逸。
主簿君於文昌爲的嗣。所編既一一精選。博載而卷中養
原仁翁之徒。爛班在目。爲之喜而感。感極而繼之歎也。文
昌詩襲清於放翁。潛夫資爽於堯章。季蕃其襟懷。學問遠
有渡江前諸老。端緒非近世。單聞陋識所可窺。議主簿君

更爲搜訪彙聚以俟知者出焉

題畫

子昂作畫初不經意。對客取紙墨遊戲點染。欲樹卽樹。欲
石卽石。然纔得少許便足。未嘗見從容宛轉。如此卷十餘
尺者。昔有送長縑於郭恕先。恕先意所不樂而不得已。爲
作小手輪牽一絲勁直。終幅繫以紙鳶。還之其人。慍不敢
言。然不害爲奇筆。子昂才氣不減。恕先乃能爲求者委曲
至此。殆其人有以得之邪。

又

吳興錢選能畫嗜酒。酒不醉不能畫。然絕醉不可畫矣。惟
將醉醺醺然。心手調和。時是其畫趣。畫成亦不暇計較。往

往爲好事者持去。今人有圖記精明，又旁附繆詩猥札者，蓋贗本，非親作。設親作，亦非得意畫也。此卷煙林水嶼，伸紙數尺，自非須臾可就。想見經營布置時，累醉不一醉，祝提學云：有人仕吳，詣錢生，值醉得之，良是。

題盧鴻草堂圖

古之隱人，多枯苦簡薄，安有美池苑臺榭如此。圖所傳者，蓋開元間官府就嵩洛佳處，用公庫錢營飾以賜之。又於其中聚學徒五百人，非獨居長往之比也。畫本通幅，今改作十段，不失元致，覽之令人精爽飛動。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

大德辛丑夏，余寓錢塘，張檢校招歸其家池亭，飲於時，隆暑會者數客，席端仇廉訪微笑問：是亭宜何名？余名之曰：清風廉訪，公大喜稱善。因娓娓款論，移日酒散，各別去。不相聞，然心知其人中原故家君子也。越四年，留信州，有妙年書生攜其祖雲軒仇先生訓子詩卷見示，叩之，卽廉訪公尊翁所作，嗟乎有是哉！詩三章，皆有所指切，而辭情溫厚，音韻閒適，可以優游起發，無急迫苛厲之氣。想見其居家無言而令行，不怒而威立，士大夫輕窮達，忌貴賤，所至有以自養，亦不遽隕其家聲者，用此道耳。仇氏世世謹藏之。

題畫卷

此卷修頽，淡日衣裳而拱者一人，服同而貌微瘠，肩隨于

旁者二人題者皆以爲孔氏師弟子似矣投器地上袒而舞者一人或以爲楚接輿或以爲榮啟期則余不能知也余又有疑地上所投近飲器而此一人立飲而無席古又未有小冠及加巾而四人冠皆小而加巾則俱不可知也然筆製精妙自非近物必有博識能定之者

題十一子像

昔吾嘗論太史公敘孔氏門人不當有七十子之數文翁又圖七十二人者于廟皆非所以尊夫子大聖人之生於世其道之及人如天地之成物大者大成之小者小成之而可以數計乎與孔子同時人雖尙多賢竊計未有踰於老子者夫子且嘗問禮今禮家雜記其言多本老子則老子之賢在其當時所嘗學道而去爲君子者何可勝算豈止如今杜君所舉十弟子而已而杜君學仙謂老子爲仙祖十子者皆得老子之道而仙吾友趙子昂畫不易得乃爲之十一像像繫一傳其於老子也是猶不免作漢人尊孔子意耶

題胡瓌報塵圖

胡瓌報塵圖事具畫史此作騰趯精迅毫縷罅縫間俱有動意是其真跡無疑報塵者異時邊埃以塵起計馬數多寡數騎疾馳東首鳥舉電抹前無行羣後脫追者壯哉

跋劉文節公帖

嘉定初誅權姦以舊老召文節劉公於瀘垂入國門出之

垣按也校本均
改耶然審語
氣不甚合

襄陽其惓惓之心出處進退之際有羨於陸生何足怪哉
陸生不知何如人吾聞唐宣公謫忠州無所用心惟著方
論醫家至今賴之近世放翁廢居山陰往往野服行山蹊
背囊施藥活人無數生兒多以陸爲名者人名跡晦著不
足論陸氏世有賢達不得志則隱於醫藥事適相襲如此
皆文節公意也

題溫上人心經

所謂溫日觀也

溫上人面目嚴冷人欲求一笑不可得亦不肯輕諂人而
遇其性所喜悅驩然自留得錢出戶卽散施貧者或多則
袖攜以訪失職賢士大夫而與之布袍葛屨放浪歛傲於
西湖三竺間五十年吾觀其人視策名貨利爲何等物故
其翰墨流落人間足堪把玩又善以意寫蒲萄遊戲遇物
立成至有氣力者具紙素邀之輒又一筆不與聞東昌徐
仲彬云時時過其家傾懷盡興淋漓揮灑皆不求而作此
卷心經乃其行書尤爲難得徐氏幸寶藏之

書張浮休柳行錄後

心復言之成理

元豐靈州之役士大夫不得其位而不能諫止則有之矣
又可攘臂踴躍於其間哉余讀浮休公自序此篇之辭軒
軒然如喜事少年不以三數萬不得同歸之人爲戚而以
其身得周遊縱觀爲快初甚疑之久而知公之爲長者人
也師之初出朝廷貴臣自呂公公著孫公同而下皆嘗引
大體爭之不得張公於時一陳留縣令耳被敕從軍辭受

之節行留之責皆非力所能及及既在行實隸高遵裕帳下而靈州傳城之戰沮劉昌祚軍使不得奪關而入者敗形自遵裕始遵裕固非公所素事然乘其敗而訐之則虧為人僚屬之誼且既皆受罪於朝疏之則近怨故一不恥置辭而但載經行交際寒暑變遷風土異同以為好事之助西羌為中國患幾數百年患不善攻不患不可攻故又激發言之以啟後來者此仁人志士之所喜聞者也世之人食焉而共其祿勝焉而分其功小有戾責擢於書暴於人曰我不與我不與是尙可立足於公之下風哉

題梅庵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目錄仍作妻安

吾鄉汪村有隱君子曰汪度仲容朴學而好修當魏文節

黃堯圃云是妻
晤段若膺先
生以妻安二字

公家無恙時仲容年少及以布衣客於其父子間文節家固多士仲容又特喜交結四方知名人因而不遠數百里千里與仲容過從者不絕余生晚不及識仲容每過其間為之徘徊卻慕肅容致歎而後得去袁氏兄弟與汪有連

問先生云左傳
有晏安醜妻不
可懷也之語則
柴君之別號或
安知非取此以
自號言耶

一日從汪村傍近小民家梁皮間得故紙一束拮據而綴葺之知為梅庵柴君為仲容自書所作詩柴君諱厓字張甫梅庵其別號也計當與王季夷張武子一輩前後在文節公家文節公家數世丘壟皆在吾鄉歲時往返不一柴君豈非從後車載來邪抑或如晉宋間人相思命駕乘興泛舟而行也一時溪山草木辱其顧盼或發於談笑賦詠亦甚光寵矣柴君詩極佳字體奇崛縱恣讀之不能盡悉

垣按原本目錄仍
作妻安今刻亦從
之惟文題原本梅
作妻安妻誤為
妻後人遂并安
字而改之目今仍
從目錄改

垣按踏當作齧
 顏氏家訓晉中
 典書泰山羊曼
 顏惟任使飲酒
 誕即兖州號齧
 伯俗間有齧
 語玉篇誤為里
 旁吾所見本
 註每作里重皆
 是多饒厚積
 意從里更無

意旨。齧猥
 茸兒

卷中所與人達者如真舍人宋眉州窮者如葛天民白玉
 蟾間往往度史丞相家羣從相去未百年向來功名富貴
 忽然如電光石火之過眼而廢箋敗墨出於塵煤蟲鼠之
 餘者令人愛惜如此古人輕齊景公千駟而高孤竹君二
 子之義豈不以此哉汪村人尚能言柴君黯黯然一狂酒
 徒耳來仲容家家人厭其索酒不已不無倦色而仲容禮
 之愈勤夜分醉極不能引體即睡擁被曳席明日四壁有
 吐迹葛天民名行怪濁世言白玉蟾事尤可駭而柴君與
 之相好逃形變跡亦相類世無神仙則已果有之大丈夫
 不得志於俗子中則飄飄然凌雲霞鞭鸞鳳而遊於塊土
 八極之表以逞發其所欲適何足怪哉前輩風流日就泯

沒祇如仲容本末言者亦少後來益不得聞此卷幸袁氏
 兄弟寶之他日更會粹柴君他事相發以信其為人也

題孫常州摘藁

孫常州天資篤雅瀟灑人也晚歲歸臥四明山中即園池
 之適易軒馬之榮用篇翰之勤寄簿書之能而尤好哦白
 樂天詩意至輒效其體為之得不勞而神全機縱坐客
 往往服其敏而慕其達也余以連姻往來屢預其集每見
 琴樽杖席之間詩行酒起酒倦詩止名談勢語終夕不及
 私歎一時風流略與樂天何異亦由承平士大夫氣習薰
 摩沾灌之所致而今豈復易得斯人哉公既沒其子將版
 刻家集以傳而所作極多力未能及遂先摘刊一二以荅

求者此藁是也。余讀而潛然。昔樂天以無子爲恨，垂老手自編次詩文，寄藏淨屠之室，以求傳久。其言悲傷之甚，而公有子如此，又可敬也。

題趙郎中詩卷

寶祐景定中山陰趙郎中，以清材直氣不容於時，退居山臺而四方士大夫從之如雲。余聞其家客至，日以累十數，至輒畱連，竟夕東琴西弈，南書北畫，談笑縱橫，人人自以爲得盡其意也。晚年臥病，事力益衰，然一日無客，則爲之無然不樂。其天性如此，雅善爲詩，規模風度宛然在陸務觀、高續古之間，而尤精行草，每一篇出，師於好事者，幸而得之，尺箋寸楮，不翅重寶。今蔚公所收，遂至百首，又多有

陸高並稱以其皆山陰人也師於二守未詳

塗竄點定蹤跡，不作意而甚諳理，殊足珍也。剡源戴表元書。

題湯仲友詩卷

湯君仲友，兵後猶在吳中，余屢得其詩讀之，蓋年七十餘矣。淡沈醞藉，足稱遺老。此卷固是其少作，邪舊時江湖間諸公以詩行不少，謂之詩客公卿，折節交之，自華子山敖器之、劉潛夫前後，詩禍作，士氣稍稍摧沮，雖不絕然，不得如昔矣。剡源戴表元書。

跋史和旨詩卷

宋時宰相世家，多言韓呂二氏之盛，皆蔓延至今。然問其人之賢，必多言呂氏。夫呂氏豈能皆賢而無過哉？君子愛

精論

兩才字校本均
作材

之也從而爲之辭至於韓氏忠獻之後一跌而不可支遂使不得容於世論他有令善者亦若分受其辱余嘗疑之蓋韓也多敏於才呂也多遜於學遜而學者人常進之敏而才者人常退之此人事亦天道也渡江以後世家之盛獨在史氏遂欲與韓呂爲三文惠開國淳風粹猷載在方冊生其門者人懷卿輔之望兩制以下或所不屑然及文惠之存乃有同產弟剛定君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祿以終其身剛定沒授官者必欲以賤其子其子和旨君又辭不拜夫生而貴有德而祿命也不必以不仕然後爲賢而況富貴人之常情二君於此顧能有所不爲辭遜之節植於一門非講之而習履之而察有以養其心而不亂殆不至此此固尚德君子成人之美者之所願聞也戊寅之冬和旨諸孫景肅出所藏和旨遺墨相示詩若干皆清純典密有詩書仁義之味筆墨超勁可以想見其人景肅好修強記誦前言往行本末整整云自剛定以來父子祖孫人人有集世家學問之澤其不在茲乎經有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景肅歸而倡其諸弟者思所以承之哉

題萬竹王君詩後

吾鄉萬竹詩種發芽於高公端叔端叔本中原將家右族扈從南來以丘壘在萬竹察廉岡愛而居之學者因尊稱之爲萬竹先生其詩醜醇委婉出於離騷號茶甘集然端

叔實未嘗得久居萬竹。居萬竹久，都大家。惟王氏而不爲端叔之學，非薄其學，不爲大抵異時江南士大夫發身亢宗，必須由明經詞賦進士業，而端叔雖名高道尊，往往不得志於科舉。余聞之舅祖鄭公善父，鄉貢嘗假館王氏秀發諸祖家。言端叔歲時一歸上冢，必詣王氏，留連款篤如鄰曲。王氏先世待之如奉貴官，及退而輒相與歎其無成，而惜其徒老以死。如此何緣，可爲其學。至秀發之子，苴居古桐，始爲詩有茶甘之風。古桐君死三十年，而羣從某以棠墅藁傳棠墅之視古桐，直肩隨之。其闕茶甘亦可翹足及也。傳不云乎：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科舉學盡衰，士得反本趨古，萬竹之世家不患無古桐棠墅之好。故余於題其遺編而爲詳具文獻之淵源如左，以俟聞茶甘之風者攷焉。

題蕭子西詩卷後

讀後多致

蕭子西詩若干篇，已經其姊夫王丞公達善校定者，一一可諷詠。未經者，屬余評之。始余與丞公往還時，居相鄰，雖說詩大抵各以承平世家學問相蕩滌，譬如飲食之於庶羞肴饌，以爲不可闕耳。未知詩之雋永極味也。年俱老蒼，加之以世故，兵革羈旅，炎涼之憂，攻之於外，田園婚嫁朝暮之迫，撓之於內。於是詩味之酸鹹苦辣煎煮，百出如膏藥果蜜，力盡津竭而甘生焉。故平生與丞公倡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時爲多，又方其時同遊佳朋友皆無恙，舒舜侯

在馬輿劉正仲在雁蒼胡元魯在峽石每兵休事定輒一會合必有詩郵急於百返危韻或乃共和爭奇鬪博下至傳藁生徒執硯童孺欬唾相熏亦有法則今一輩衣冠悉皆凋謝而惟老夫淒然孤畱人遂無從余問詩者竊自快快慨歎謂不復談此事矣里閭之間乃得予醉山陽笛聲之感黃公酒壚之憶爲之悠然上心抑余評子西詩氣清而能不枯趣廣而能不埋其模擬造詣處不愧古人次猶當在丞公伯仲之間乎使舒劉諸公在必以余爲知言

題王氏寓庵遺藁

吾鄉王氏自伯倫季嘉兩先生不但以文學科目起家其發言制行足以儀範閭里蒞官行志足以潤益政治事具

山陰陸放翁所譔舉詞墓誌余爲兒童時猶及識其諸孫行十數公皆修衣冠高風裁人人能言家世本末蓋可謂桂林無惡枝藍田少凡礦也投老火毀百折之餘乃方得見寓庵遺藁於其孫得塗寓庵名密字抑之於兩先生爲從子嘗以詞賦再貢于有司七上禮部不售僅晚授南廊一秩丞佐小邑權雖卑不可齷齪苟祿屢與上官爭役錢辯水利列邊防形勢欲以經濟自見言旣不酬卽和淵明歸去來辭棄官歸養灑然有近古豪傑之風亦不負王氏家法矣然死未百年宗緒單落殘章斷簡平生辛苦續述而欲存者幾不自保而其孫偶由甥館宛轉得之自古文人才士學成言立而不傳者何限寓庵之傳似有以相之

而然乎。因觀藁中同時還往。若端本李淳伯、吳伯華之徒。異時皆崢嶸名輩。杯觴冠蓋。笑談無虛日。而今問其子孫。一無在者。可爲惋歎。安知吾黨無能贊汝南先賢傳。襄陽耆舊者。其以此藁補之。剡源戴表元書。

題袁通父詞卷

姑蘇袁通父示余長橋秋夜詞。題爲懷湯師言張叔夏諸人而作。余少年時屢過其地。攬慕古人風流遺跡。俛仰太息。亦知爲遊行快心處。於時舉措輕捷。交游易得。不知世間離合之苦。顧今此樂旣不數數。而同輩友朋消鑠且盡。幸而存者。復憔悴無聊賴。故讀通父詞而悲。又羨通父之襟誼能文而好禮。皆余所欲爲而不可得也。

太原本令刻
均誤

題京兆劉侯事後

人之生世。其壽之大。都不過百有餘歲。百有餘歲之身。寄於無窮之宇宙。其間不翅旦暮。縱使殫膏梁之養。窮血氣之樂。亦復能幾何哉。而有奪於旦暮。無幾何之不忍。至於隳名敗節。以遺無窮之恨。則可爲痛惜甚矣。故顏真卿張巡之徒。之不得死於牖下。君子榮之也。謂之考終命。李陵孔光之惜身顧蔭。君子慚之也。謂之媮生。吾於京兆劉祥卿之言。其父之事。亦欲有以慰其心。而榮之。祥卿之父死於邛部川。邛部川者西南蠻夷種所居。異時邊吏以恩信羈縻之。不盡用內地法。然猶時時桀驁。不可猝定。祥卿之父以招討。淡入其巢穴。旣受約束。而變起不虞。力戰死焉。

祥卿於時年尚幼迨長大從人語及本末必悲傷感愴不自禁嗚呼孝哉祥卿勇哉其先公乎然祥卿將家子方好文墨謙謙士大夫間行身揚其先美此殆劉氏義烈之報時方念功豈無知之而爲之言者祥卿靜矣之

題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

易以象爲書而理附焉亦猶人之有是耳目口鼻四體然後可以論其視聽言動云爾而世之言理者先去象不知去象則理於何所附而存哉漢之易林存者惟焦氏一家士大夫占筮多用之其餘京房孟喜諸人之學竊意王弼註未行時必且家有其說一時以好惡廢棄而千載之下遂茫然不可復攷余爲之恨恨久矣然亦疑古聖人之爲

此書何緣止於卜筮最後乃得新安朱文公本義啟蒙於程邵外時時出入沙隨漢上而一斷以占法上不失潔靜精微之教而下可通吉凶鬼神之變於是盡舍他學而學之又得今雙溪王公筆記其說以書起象以象明理又謂雜物撰德興於中爻而互體不可廢又謂麻衣非直河圖非錯之類討論講貫其在文公鄉閭師友間幾於鶴鳴而子和也語曰履不必同同於適足味不必同同於適口語不必同同於適理學者取其大要而姑置其小疑云大德已亥歲仲夏十日後學剡源戴某書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

氏族惟王最盛最難攷蓋自秦漢初則旣淆亂王子朝之

後與齊諸田改姓者人莫能辨元城王家有欲以古禮取名而身娶於王他可知也士大夫又遠二千年亂離竄徙譜牒散佚乃欲追補渺茫無據之昭穆亦甚勞苦然自吾耳目所可知而又不卽紀則愈後者愈無若之何婺源武口王氏獨能知其出於齊大夫王子成父爲太原王氏其次居祁縣可知者爲東漢隱士烈其次見於韓文公所爲墓碑可知者爲唐尙書郎元暕自此下凡十五世其所以能然者以宋嘉祐戊戌歲有七世孫左承事郎國子監主簿知撫州崇仁縣汝舟嘗爲九族圖嘉定辛未歲有十世孫中奉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炎嘗爲世系錄而其宗遂因之而不散錄成後迄今又幾九十年中奉公之曾孫傳又搜討綴緝增爲五卷而徵言於余余旣嘉王氏世德之長義風之美而前後賢子孫能爲人之所難知尊祖合族之道遂喜而爲之書

題周氏先世書帖

余初來杭卽與周子一同遊同杭學同治詞賦相善也余先仕數年歸而聞子一領江東學事甚恨不得見子一旣死其弟以家藏書帖見示蓋子一戊午歲秋賦初出其父喜其所試如格而書以與之者是歲子一遂充鄉貢閱之令人悽感又以見異時雖科舉學父兄子弟於平居造次必以成人相期者其事如此而豈可盡廢哉

剡源集卷第十八

剡源集卷第十九

元 戴表元 撰

題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右趙子昂摹李龍眠飛騎習射圖一卷子昂故諸王孫家無畫種其藝之至此蓋天機所激一學便似非如他人疲精竭力而能者也每畫成子昂亦自愛重張景亮是其外甥人欲得之者多從景亮索覓故亮雖朝暮見畫而未嘗得畱此卷初本龍眠元豐間試院所作子昂摹時猶未涉世故學問之氣可掬開玩數四令人灑然

題明皇聽樂圖

右龍眠李伯時畫明皇聽樂圖一卷樂壞久矣至於新聲異曲衍耀動蕩未有如此圖者宣和諸公憑陵富盛祖述梨園霓裳遺製而爲之伯時不得不任其責此圖豈平生沈著得意趣邪

題洪厓圖

韓仲文示余畫一卷云洪厓圖洪厓之真若是與否余不可知然觀其裹裝鮮華徒御輝赫乃如虞卿蔡澤之容辭諸侯過相國而歸者豈若草衣木食泥飯水飲之爲安乎或曰神仙家何所不有彼不舟車而速不供具而佚不館置而能不乏使而子欲以世俗耳目料之過矣玩詠累日頗令人增煙霞棲遲之想

善於解傅

題怪木疎篁

文湖州墨竹世所通識不聞其喜作它畫也州倅番陽吳侯熙載家世雅素乃能寶藏怪木一紙湖州自是日嘗併寫疎篁而熙載偶逸之矣薊丘李侯仲賓作竹來自湖州筆力足以追配因請爲補遺而合刊于奉化學宮以與好事者共之異時風流潤澤衣被照映於是邦文獻爲有助云

題石鼓考

石鼓至臨川王順伯之說盡矣其駁鄭漁仲以爲非秦篆然許叔重說文解字本出小篆順伯信石鼓非小篆而取以爲據何也侯博古者更考之

題蘇氏三帖

蜀學無工書者東坡以高材餘事為之化其子弟彬彬然皆有家法必有得於墨池筆冢之外今人胸中無千卷書輒欲假借眩惑以為坡蹟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卷三手是其真作無疑子由真當為弟叔黨真當為子矣

題李端叔帖

往時文士嘗經歐蘇二公門下者談話皆有模楷其不然者雖立名字往往不能成家姑溪李端叔從蘇公晚在秦晁張陳諸君後而受知不淺人品瀟灑才藻精贍人尤珍其尺牘幾有漢人藏元為榮之慕觀此二帖信然

題趙侍郎詒

告校本作詒
似當作告

學歐柳而得其
筋脈即超揚能
恣矣

趙侍郎書法在歐陽率更柳誠懸之間樓獻公所評誰敢異者尤稱其在吏部時告身書名端重勁直以為有體此詒乃侍郎自書以開國於高密者固是趙氏家寶余嘗見唐詒書往往多用花書草體不知於何時以楷為體也侍郎書帖在其子孫甚多超揚縱恣如騫龍蹕鳳不可名狀與今學書家所言歐柳異其書名一節出於偶爾觀者併詳之後學剽源戴表元書

題渡江諸賢帖

渡江以來人品如李伯紀丞相固當第一張魏公李莊簡正可相伯仲然皆流離困躓百折而忠純骨鯁之氣濱死不衰呂元直附會其間優游取容比同時諸公蓋差少遂

莊簡以附和議
得恭政特与檜
隙未可与
魏公並論

意由今較之所就亦復幾何哉山樓初寒緇閱遺墨爲之
毛髮森豎

題方公刪定家藏諸賢墨蹟

當秦檜專國時士大夫嗜進者蠅奔蚋集有自庶僚談笑
至政府權燄可知也然亦往往未久而敗蓋有自檜予之
自檜奪之所得富貴幾何而名字汗人齒頰爲千古歎辱
不少四海九州共知其意見不同者莫如張德遠趙元鎮
胡邦衡張無垢汪聖錫數公由今觀之人品超檜幾等而
一時遇合俱不如檜人固不可以目睫淺近斷也困齋方
公耕道起弋陽布衣得一种卽上書陳宗社大計欲攻檜
去之遂與前數公同黨官卒不顯終於金陵通守此其升

沈壽天非緣忤檜所致命偶當爾耳余來公鄉見公諸孫
出諸賢往還翰墨讀之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題王初寮家帖

古人往還寒暄慶弔尺牘不作浮語魏晉以來法帖可攷
也北岳王氏藏其家右丞檢正提刑三世遺墨典刑文獻
前輝後映良爲故家奇寶然習俗相仍日非中原之舊矣
嘉叟爲陸務觀所作漁隱堂詩清純醞籍讀之令人心醉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晦翁先生平生未嘗留意筆札而書法端嚴簡勁如天球
大璧不勞雕琢自然輝潤此帖舉坤卦言言敬義以警發
學者尤可寶也

謂其不留意者
非也
言此刻誤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此書陳忠肅公崇寧間由黨謫廉州編管時歸訣其弟珩者也。公見二蔡兇威叵測，自分必死廉州。然偶不死，觀其隻身萬里，流離顛沛，死生恍迫之際，於家人骨肉事一語不及，而獨不忍史官用王安石私家日錄汗蠟正史。既作此書外，別有自撰墓誌文及追薦國忌疏文若干言，備載辨誣論等，囑其弟密藏之，以爲不幸身沒而他日蔡氏敗國論明，則萬一可以爲吾之證而已。無它想也。嗚呼！其志良可憐哉。然當是時，尤以日錄詆誣歸罪蔡卞，而不及安石及來吾州作四明尊堯集，始明白痛斥王氏，而悔合浦之支離回護，以爲非矣。然則此書於忠肅公固尤爲未定。

吾下當有言字
疑脫

之言也。公自合浦崇寧二年至宣和六年，凡強健幾二十寒暑，始以病死。蔡氏何嘗能殺之，而國史朱墨本是非竟不行。王氏錄者，公之驗也。公死之明年，蔡氏大敗，至今道其姓名如糞穢，聞之必唾。而公殘箋廢墨，脫於塵煤蠹鼠之餘者，令人寶愛如此。士大夫可以知所擇矣。至於一時諸老淵源學問之餘，蔓延及於釋氏，此蓋喜其庶幾於孟子所謂不動心者。學者不可專以爲據也。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稍過於煩

近時縉紳先生以梅堂名於世。若東武趙侍郎粹中、毘陵蔣忠文公重珍，其最著也。建業翁氏亦有梅堂。廬陵丞相文公天祥，宋瑞題其扁，亦爲人所歆重。嗚呼！江南士大夫

文鈔天祥下有
為字垣按信

國公字宋瑞為
字當行

慨乎言之近古一
轍義門先生評
其稍過於煩余
則媿其太盡少
舍蓄耳

吾見其祿苟充宦苟達卽崇園池飾館榭佳名美號以相
標者十人而十百人而百也而鄉閭修飾之夫欲自託於
好事者一有營創輒從當時有聲勢者求其翰墨以爲光
寵當其盛時大書淡刻金壁輝絢輿臺阜隸之徒嗟誇而
歎詫然其爲人卑汙齷齪雖復巧施爲高布置蓋已不勝
俗態醜狀不過反爲林泉草木之辱有識者往往含笑棄
唾而去然則人有所傳於世其行止進退何可不先自重
哉文公之書點墨今成千金而翁氏數百年世家舜咨又
堅苦好學擇粟而餐審泉而飲有貞儒碩士之風余也幸
它日童稚成人門戶清立或輕舟道丹陽上三茅因尋建
業以來舊遊而得登舜咨所謂梅堂者羹蔬啜茗相與仰

瞻文公之清風而爲舜咨詳論趙蔣諸賢之遺聞緒行固
一快也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始余考論古今統系於周漢絕續之交三國南北朝五代
離合之際未嘗不反覆疑之也乃至於今承學之士皆能
黜魏遠吳尊蜀而進之則以子朱子通鑑綱目之作有以
補司馬公之未及焉然自朱說大明學者遂謂司馬本書
爲不能出此而嘗之者何不諒其剗之之難也蓋司馬公
之於系魏也旣言之曰吾書起威烈訖後周記事不得不
屬紀年紀年不得不承舊史故乃傳述爲文而使觀者自
詳焉非立褒貶之法撥亂反正如春秋然也朱子之綱目

進於是矣。又不過曰通鑑也。目錄也。舉要也。補遺也。詳簡之不中也。記識之不強也。緣本書爲之義例焉。非斷斷然自名一書曰我行春秋之事也。余讀其書而感之。昔者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於春秋固魯史策書而自孟氏以來皆謂夫子作春秋。蓋當時夫子老矣。雖作春秋。可以無辭也。通鑑之事。宏於魯史綱目之心。儉於春秋而二公敬古尊賢。謹重忠恕。藹乎有君子之道矣。然而詳焉者。以使擇嚴焉者。以使守。生乎百世之下。聞乎二公之說。其爲幸也不旣多乎。王君希聖與余年相伯仲。才敏十倍於余。示教所作續漢春秋若干言。不特發陳壽之膏肓。助鑿齒之墨守。嚴辭正氣。真司馬公之忠臣。而視朱子又所謂

大趣謂既有二書雖不作可也

於湯有光者也。病困勦瘵之中。諷讀併日爲之作。與顧辱不鄙見。需序引歛縮再三。莫知所發。獨其鈍質有於通鑑綱目之書。倦倦不能遽釋者。題梗概于卷後。而歸之。雖然。余與希聖有朋友之義。資多聞以蓄德。俟餘力以學文。方願相以勉焉。

微規其僭而小姑予其志婉轉有味

題茅生刻字後

古之書家無不能刻。其謂之書刀。後乃用以書丹。入石則愈勞矣。余嘗行金焦間。見米南宮題詩。厓壁間鋒勢飛動。遺老云。皆其所自鑿。今人名能書。以刻字爲恥。殆非通論。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規其不知良史之指而妄爲之

余嘗評太史公書。近於夫子春秋之義。以十數。而學者徒

玩其辭拘者又引古異用攻之過苛雖不害於書之傳而
而後來者耳目益以陋矣會稽王君理得當書散學衰之
季不棄其世守橐史記若干卷入南明山中讀之自列傳
以下篇爲一詩顯有所規微有所表緣其多聞而精識故
人研字擿舉得其當非臨文創意爲僥倖一中之說者也
君又早攻詩妥律流麗足以笙鏞是書其自太史公視春
秋庶幾騷人之於二南哉然余聞之作史如法家詳文著
義而使人自避論史如禮家辨駁眾難而一歸於是二者
之道可相起而不能相爲也君尙有以教余者乎

題陳強甫樂府

少時閱唐人樂府花間集等作其體去五七言律詩不遠

遇情愫不可直致輒略加櫟括以通之故亦謂之曲然而
繁聲碎句一無有焉近世作者幾類散語甚者竟不可讀
余爲之憤憤久矣山陰陳強甫示余無我辭一編體用姜
白石趣近陸渭南而編名適與其家去非公無住詞相似
是有以爽然於余心者哉

題陰符經後

右陰符經相傳其書出於黃帝蓋養生家爲黃帝之學者
之所作耳而言兵者亦咸稽焉古學散裂諸氏百家如蝟
毛而起然未嘗不託於古先聖人以行其說至言黃帝尤
怪妄不經更閱明智訖未有淡非之者要以資於近用非
所可廢而已如此書舍曰非黃帝所作遜世學道之士得

而習之固不爲無益也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文未簡健而論亥有補

趙子昂好音凡古之言音者靡不知也知之靡不能爲也爲之而示於人人習於今之音也駭而避之旣又相聚非訕子昂子昂抱其器與書發憤以悲余始聞其然亦以爲子昂誠高絕其成書似太銳且當虛心盡人之言數千百年間爭音樂異同甚於聚訟獨今人紛紛哉久而得其書琴原律略等讀之則知今人所爲非子昂者持今人而非之非持古人而非之也嗚呼豈不真可憐哉子昂爲音始於琴子昂之琴子昂旣自見於書吾舉今人琴以明之今人學琴者推楊司農司農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絃間

一語對之

得其碎然者傳於白雲之曲曰此折竹聲也得其啞然者傳於夜烏之曲曰此投林聲也諸爲曲皆若是曲成而合其譜然後曰某主某絃爲某音爲某音而琴成夫司農之琴纔近於莊生所言籟聲而安得爲樂音乎將司農不以樂子琴而用無律之音乎將司農聖於伶倫后夔律成於心而無所事器乎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非之然當司農時猶自謂之新聲司農每一譜成而尸琴祭於寢曰吾安能爲是聲吾琴必有祖吾祭祖余嘗私譙之是司農琴當司農自爲祖而食之琴祖不食也爾來司農琴擅天下投林折竹之聲兒童婦女聞而喻之則哢然而笑始也兒童婦女習之久也縉紳大夫之安於近者幸其聲

之託諸古之器也。隨而習之。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悲之。然余雖知不當爲司農。琴竟亦不知當爲何琴。雖知人之學之非。而自無以語人。今得子昂書。始豁然。有以實於余心。以子昂之於琴。不誣也。推之於他樂。知其皆可微也。顧子昂窮。余知之。父窮而人之好司農者。方盛。姑私其書。而勸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

題王微仲孝弟類編後

人有常言。窮則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嗚呼。君子之處達也。其道必有以及之。而能兼善。固也。至於處窮而欲私善其身。豈不隘哉。古先名賢。不幸偃蹇。顛沛無權。以達其志。則退而政行於家。俗成於鄉。近尤能使同時不善者有所

媿。遠尤能使千百世而下。聞其風者有所慕。正如溪澗。沼泚之浸。雖狹於江湖。而其勢皆足以潤物。惟盜名無實之徒。精神氣韻。無所振激。乃類於斷潢。胥井未渫。而先竭耳。余自屏居以來。常以自勵。亦以勵同志。至上饒。得窮者一人。曰王宏微仲。以孝弟類編示余。余讀之。有味於其言。使好事者。人傳一編。置坐間。朝暮熟復。而感發焉。雖官府不立可也。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余爲咸淳諸生時。楊鵬舉去太學久矣。然以鄉里前後輩。見余輒說太學不休口。此其天資篤厚。綢繆舊故。豈如他人朝遊暮息。若逆旅相逢之爲哉。去仕各二十年。始以所

別校本久之二字
塗去不可塗

編太學登科題名示余余爲之重慨蓋余家自余以上數世皆在太學習聞父兄時議恥於不入學而不恥於不仕故雖江浙近郡亦有逢舉不赴得恩不陳以爲高者時三舍法嚴又不易出仕雖當仕之人俊才高等亦須盤薄掩抑待年久之而後解褐以陳同父劉潛夫聲望卒不敢假借它途以出餘人從可知矣故當是時宿儒老生旣無利祿得喪於心國有大事則不顧缺鉞羣起是非之其理明其言重往往令人悚息畏聽退而歌吟庠序間有以自樂亦無不遇戚戚之歎自後一相進一法改恩數益寬祿仕益易而太學不得如前日之重矣今使鵬舉與余輩復爲諸生相從顧不媿乎

題唐師善談乘

垣按注与註通

往時木石尤先生居吳中每朝膳畢四方之賓遊雲擁其門先生幅巾野服出見客薄茶一啜坐中談說典章儀註經術吏事以至巫醫算弈之類無所不有日且中又茶一啜而散以爲常羣子弟載筆札從屏後竊記其所言雖未嘗執卷問學而人人談吐各有本末無白丁之媿於時陳端明居崇德林直院劉南兵居莆亦然丁巳歲尤先生史禍發此事俱廢表元生愈晚又居窮鄉白社然猶及識老先生十數公時時衣冠廣席必援引前言往行以助談柄故亦不至虛爲年少一二十年來無復此樂欲略聞嘉定端平前後成敗曲折噤口瞠目有茫然之歎每羣居燕聚

不意此等輕薄
惡習在先生時
已然而論今日

舉閭巷牀第猥褻近事則相與哄堂絕倒而已可勝言哉
臨安儒者唐師善淡潛而駿發出其平生所著談乘十二
卷者見示於塵埃羈旅風雨呻吟之中讀之快哉尋常雜
書多重復牴牾而此編一一精確可以補亾決惑者甚眾
固幸遲暮之猶有所遇而恨師善亦有衣食憂且暮且去
而不得款曲相成也於是爲題其梗概於卷末云

題沂州先賢攷

世人所稱五福宜若皆聽命於天余攷洪範之說壽富康
寧考終命四者容或天可爲之至於攸好德則在人而已
於天無與也余自知讀書以來見古人名賢盛德君子爲
之歡欣慕悅及江湖道路邂逅交接間一嘉言善行亦願

執鞭捧謁如恐相失此豈有所驅迫美誘而然哉以遠者
猶然若使鄉鄰里閭而有其人焉則慕之當何如故古者
鄉先生沒則祠於社而其久也百世猶紀其遺烈如汝南
先賢襄陽耆舊傳之類皆足以起人之敬思而風俗名教
亦因之而增重且又人無窮達貴賤通得行之而法所不
禁則何爲而不爲沂學舊有忠賢堂刻鄉賢名字于石兵
火燬滅矣海漕萬戶王輔臣名君佐創意蒐討續之增舊
之數起自周太公望至唐末已得二百九十六人猶恨近
世者有闕而文獻不可問也來江南以謀於吾黨余嘉輔
臣有功於風俗名教又與吾所謂攸好德者合旣力贊而
成之其古琅琊與今沂州及沂水所沿名跡相聯甚廣故

採取寧過於寬。惟夫雖居沂州而生無益於人，死無傳於世者，當稍釐汰之，使有勸云。

題雪竇行紀後

四明洞天之麓，有三僧刹，其陰爲梨洲，杖錫而其陽爲雪竇。比二刹稍寬敞，又近於人境，遊覽之所易及。然騷人勝士，有事于雪竇者，間涉筆墨，往往不過單章隻詠，以相酬答。未有囊括本末而爲一書者。蓋志書荒唐，行役匆遽，其勢不容不爾。雖余之居近遊，數亦莫得而詳也。番陽吳熙載以故家名儒，來爲州判官，奉公檄經過，畱不暇久，猶能採摭詢訪，作雪竇行紀一卷，事贍而辭精，趣諛而理覈，不但可以盡本山之故實，而梨洲杖錫儼然如在目前。人之材力相去，乃若是懸遠哉！聞山中僧多好事，熙載宜布施此文，使刻藏本山，以示觀者。

題李常鄉試稿

垣按當從文內作太常，此似脫落。

江南多故家，以余所見干戈以來，有身爲名人子孫，問其祖父行事而不能自言者矣。至於衣冠科目，聲華詞藻，相掩映數百年不墜，若宣城李氏，固不可多得也。李氏自唐已著，入宋太常公以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此卷卽其試稿中更散軼六世孫宗正公能搜攷訪獲，遂復爲李氏物。今又再世，凡兩經兵火，而其家裝潢如新，良可人哉。太常公廷試時，猶用詞賦，未改對策。士大夫廉恥自重，無挾書假債，無冒名請託，人人各以所學著見，故動輒得士云。

題提學陳侯講義後

古之爲儒惟其傳寫之不可已者。乃有簡牘。至於師生講學。必口授耳受。今之魯論載記問。荅漢儒之師說。康成之鄭志。皆其物也。後世旣無專師爲師者。以故事不敢廢。則書成文累幅。時節臨諸生。高坐讀之。謂之講義。彼此漫不知何語。因何能有所感發成就。然嘗聞臨川陸子靜在鵞湖講。君子小人義利章。坐中聽者爲之流涕。吾鄉袁廣微使江東講孝經數日。官屬有棄祿歸養親者。是雖故事而言之輕重。又係乎其人哉。提舉學事永嘉陳侯示教。平生講義若干篇。純篤精實。機無虛發。蓋其文獻問學淵源有自來矣。

題徐山長講義

講之爲言。義兼師友。主於反覆辨難。以成其說。余猶及見浙閩諸老先生開講。不用寫本。直是據案口說。後進者質問於前。隨機應荅。粲然可述。講退各以所聞載之。方策而寫本出焉。今之講師。朔望抽方尺之紙書。陳說累百言。忽然臨高朗誦。聽者漫不知何語。以爲故事不可廢而已。固不敢望有所激發開悟。徐則高爲長於饒之雙溪。見示此卷。皆與諸生月講之作。如天人性命綱目。該涉旣廣。而名物度數。官守世次。地理之類。攷據思索。俱不疎漏。古稱教學相長。詎不信然。衰老廢放。加之以驅馳形神。惘惘何由。頻聞至言乎。書此以識媿慕之意。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不滿之意使人於言表得之

古之經師與其門人弟子羣居有辨疑問難授者無強聒之煩而聽之者易入非如今人書盈几之紙臨容丈之席無疑而游談不問而寢語者也然誠知其無益而歲時朔望庠校之間有不敢廢以爲不爾則益無所事而已鄉前輩全州教授王君守之由太學決科余生晚不及識而其家子弟從游甚厚因得見其在清湘時所爲諸生月講若干篇粹然君子之遺言乎旣感歎繫之以辭遂歸卷王氏俾寶藏之更數十百年覽此又爲古矣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昔孟軻氏稱能言距楊墨者以爲聖人之徒夫聖人之徒

豈易易然而一言距楊墨卽與焉推是以論人則紹興之末乾道之前能言主張魏公排秦檜又不肯媚大淵者可謂之君子之徒非邪然不媚曾覿其賢易決魏公雖終始不道和而輕信累敗罔功又嘗沮忠良相李綱使不得行其志是雖欲盡賢之而人豈盡信之乎曰魏公輕信取敗誠有之最甚者富平之役及與李綱不悅皆在少年輕銳時晚歲識鑒精明純誠勁氣不挫益加遂與伯紀傾懷相驩期有所濟而伯紀且死朝廷內外更呼迭獻無非秦檜餘黨四海所倚以枝梧三綱五常者惟魏公巍然獨存而陳應求胡邦衡王龜齡若獻肅陳公邦彥六七君子附之摧姦抑倖扶正培本一時朝望山立森起嗚呼壯哉大德

辛丑春余與獻肅四世孫處久同客錢塘出行狀志銘諡
議及省積名賢遺墨之偶存於兵火餘者以見示瞻仰慨
歎悽悒久之

道光乙巳二月中旬炳垣點讀是冊畢

燾

剡源集卷第十九